

南

史

一七



列傳第五十六

南史六十六

李延壽

杜僧明

周文育子寶安侯瑱

侯安都

歐陽頔子統黃法氈

淳于量

章昭達 吳明徹裴子烈

杜僧明字弘照廣陵臨澤人也形貌眇小而有膽氣善騎射梁大同中盧安興爲廣州刺史南江督護僧明與兄天合及周文育並爲安興所啓請與俱行頻征徼獠有功爲新州助防天合亦有材幹預在征伐安興死僧明復副其子子雄及交州豪士李賁反逐刺史蕭諮諮奔廣州臺遣

子雄與高州刺史孫罔討貴時春草已生瘴癘方起子雄請待秋討之廣州刺史新渝侯蕭映不聽蕭諮又促之子雄等不得已遂行至合浦死者十六七衆並憚役潰散禁之不可乃引其餘兵退還蕭諮啓子雄及罔與賊交通逗遛不進梁武帝敕於廣州賜死子雄弟子略子烈並豪俠家屬在南江天合謀於衆曰盧公累葉待遇我等亦甚厚矣今見枉死而不能爲報非丈夫也我弟僧明萬人之敵若圍州城召百姓誰敢不從城破斬二侯然後待臺使至束手詣廷尉死猶勝生縱其不捷亦無恨矣衆咸忼慨曰是所願也唯足下命之乃與周文育等率衆結盟奉子雄

弟子略爲主以攻刺史蕭映子略頓城南天合頓城北僧
明文育分據東西吏人並應之一日之中衆至數萬陳武
帝時在高要聞事起率衆來討大破之殺天合禽僧明及
文育等並釋之引爲主帥武帝征交趾及討元景仲僧明
文育並有功侯景之亂俱隨武帝入援建鄴武帝於始興
破蘭裕僧明爲前鋒斬裕又與蔡路養戰於南野僧明馬
被傷武帝馳救之以所乘馬授僧明僧明上馬復進殺數
十人因而乘之大敗路養高州刺史李遷仕又據大阜入
瀨石以逼武帝武帝遣周文育爲前軍與僧明擊走之遷
仕與寧都人劉孝尚并力將襲南康陳武又令僧明與文

育等拒之相持連戰百餘日卒禽遷仕送于武帝及帝下
南康留僧明頓西昌督安城廬陵二郡軍事梁元帝承制
授新州刺史臨江縣子侯景遣于慶等寇南江武帝頓豫
章命僧明爲前驅所向剋捷武帝表僧明爲長史仍隨東
討軍至蔡洲僧明率麾下燒賊水門大艦及景平除南兗
州刺史進爵爲侯仍領晉陵太守及荊州覆亡武帝使僧
明率吳明徹等隨侯瑱西援於江州病卒贈散騎常侍諡
曰威陳文帝即位追贈開府儀同三司配享武帝廟庭子
晉嗣

周文育字景德義興陽羨人也少孤貧本居新安壽昌縣

姓項氏名猛奴年十一能反覆游水中數里跳高六尺與羣兒聚戲衆莫能及義興人周蒼爲壽昌浦口戍主見而竒之因召與語文育對曰母老家貧兄弟姊並長大困於賤役蒼哀之乃隨文育至家就其母請文育養爲己子母遂與之及蒼秩滿與文育還都見太子詹事周捨請制名字捨因爲立名爲文育字景德命兄子弘讓教之書計弘讓善隸書寫蔡邕勸學及古詩以遺之文育不之省謂弘讓曰誰能學此取富貴但有大槩耳弘讓壯之教之騎射文育大悅司州刺史陳慶之與蒼同郡素相善啓蒼爲前軍主慶之使蒼將五百人往新蔡縣紬慰勞白水蠻謀執

蒼以入魏事覺蒼與文育拒之時賊徒甚盛一日中戰數十合文育前鋒陷陣勇冠軍中蒼於陣戰死文育馳取其尸賊不敢逼及夕各引去文育身被九創創愈辭請還葬慶之壯其節厚加贈遺而遣之葬訖會盧安興爲南江督護啓文育同行累征有功除南海令安興死後文育與杜僧明攻廣州爲陳武帝所敗帝赦之後監州王勣以文育爲長流深被委任勣被代文育欲與勣俱下至大庾嶺詰卜者卜者曰君北下不過你令長南入則爲公侯文育曰足錢便可誰望公侯卜人又曰君須更當暴得銀至二千兩若不見信以此爲驗其夕宿逆旅有賈人求與文育博

文育勝之得銀二千兩且辭勸勸問其故文育以告勸乃遣之武帝聞其還大喜分麾下配焉武帝之討侯景文育與杜僧明爲前軍剋蘭裕援歐陽頔皆有功武帝破蔡路養於南野文育爲路養所圍四面數重矢石兩下所乘馬死文育右手搏戰左手解鞬潰圍而出與杜僧明等相得并力復進遂大敗之武帝乃表文育爲府司馬李遷任之據大阜遣其將軍杜平虜入瀨石魚梁作城武帝命文育擊之平虜棄城走文育據其城遷仕聞平虜敗留老弱於大阜悉選精兵自將以攻文育文育與戰遷仕稍却相持未解會武帝遣杜僧明來援別破遷仕水軍遷仕衆潰不

敢過太皇直走新淦梁元帝授文育義州刺史遷仕又與
劉孝尚謀拒義軍武帝遣文育與侯安都杜僧明徐度杜
稜築城於白口拒之文育頻出與戰遂禽遷仕武帝發自
南康遣文育將兵五千開通江路侯景將王伯醜據豫章
文育擊走之遂據其城累功封東遷縣侯武帝軍至白茅
灣命文育與杜僧明常爲軍鋒及至姑熟與侯景將侯子
監戰破之景平改封南移縣侯累遷散騎常侍武帝誅王
僧辯令文育督衆軍會文帝於吳興圍剋杜龕又濟江襲
會稽太守張彪得其郡城及文帝爲彪所襲文育時頓城
北香巖寺文帝夜往趨之彪又來攻文育苦戰遂破平彪

武帝以侯瑱擁據江州命文育討之仍除南豫州刺史率
兵襲盩厔未克徐嗣徽引齊人度江據無湖詔徵文育還
都嗣徽等乃列艦於青墩至于七磯以斷文育歸路及夕
文育鼓譟而發嗣徽等不能制至旦反攻嗣徽嗣徽驍將
鮑磬獨以小艦殿文育乘單舫艤跳入磬艦斬磬仍牽其
艦而還賊衆大駭因留船無湖自丹楊步上時武帝拒嗣
徽於白城適與文育會將戰風急武帝曰天不逆風文育
曰事急矣當決之何用古法抽槳上馬而進衆軍隨之風
亦尋轉殺傷數百人嗣徽等移營莫府山文育徙頓對之
頻戰功最進爵壽昌縣公給鼓吹一部及廣州刺史蕭勃

舉兵踰嶺詔文育督衆軍討之時新吳洞主余孝頃舉兵
應勃遣其弟孝勣守郡城自出豫章據于石頭勃使其子
孜將兵與孝頃相會又遣其別將歐陽頎頓軍苦竹灘傳泰
據壘口城以拒官軍官軍船少孝頃有舡艦三百艘艦百餘
乘在上牢文育遣軍主焦僧虔羊東潛軍襲之悉取而歸
仍於豫章立柵時官軍食盡欲退還文育不許乃使人間
行遺周迪書約爲兄弟并陳利害迪得書甚喜許饋以糧
於是文育分遣老小乘故船舫沿流俱下燒豫章所立柵
偽退孝頃望之大喜因不設備文育由間道信宿達芊韶
芊韶上流則歐陽頎蕭勃下流則傳泰余孝頃文育據其

中間築城饗士賊徒大駭歐陽頎乃退入泥溪作城自守
文育遣嚴威將軍周鐵武與長史陸山才襲頎禽之於是
盛陳兵甲與頎乘舟而宴以巡傳秦城下因攻秦剋之蕭
勃在南康聞之衆皆股慄其將潭世遠斬勃欲降爲人所
害世遠軍主夏侯明徹持勃首以降蕭孜余孝頃猶據石
頭武帝遣侯安都助文育攻之孜降文育孝頃退走新吳
廣州平文育還頓豫章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王琳擁據
上流詔侯安都爲西道都督文育爲南道都督同會武昌
與琳戰於沌口爲琳所執後得逃歸請罪詔不問復其官
爵及周迪破余孝頃孝頃子公颺弟孝勸猶據舊柵擾動

南土武帝復遣文育及周迪黃法蕤等討之豫章內史熊曇朗亦率衆來會文育遣吳明徹爲水軍配周迪運糧自率衆軍入象牙江築城於金口公颺僞降謀執文育事覺文育囚之送都以其部曲分隸衆軍乃捨舟爲步軍進據三陂王琳遣將曹慶救孝勣分遣主帥常衆愛與文育相拒自帥所領攻周迪吳明徹軍迪等敗文育退據金口熊曇朗因其失利謀害文育以應衆愛文育監軍孫白象頗知其事勸令先之文育曰不可我舊兵少客軍多若取曇朗人皆驚懼亡立至矣不如推心撫之初周迪之敗棄船走莫知所在及得迪書文育喜齎示曇朗曇朗害之於坐

武帝聞之即日舉哀贈侍中司空謚曰忠愍初文育之據
三陂有流星墜地其聲如雷地陷方一丈中有碎炭數斗
又軍市中忽聞小兒啼一市並驚聽之在土下軍人掘焉
得棺長三尺文育惡之俄而迪敗文育見殺天嘉二年有
詔配享武帝廟庭子寶安嗣文育本族兄景曜因文育官
至新安太守

寶安字安人年十餘歲便習騎射以貴公子驕蹇游逸好
狗馬樂驅馳靡衣媮食文育之爲晉陵以征討不遑之郡
令寶安監知郡事尤聚惡少年武帝患之及文育西征敗
績繫於王琳寶安便折節讀書與士君子游綏御文育士

卒甚有威惠文育歸復除吳興太守文育爲熊曇朗所害
徵寶安還起爲猛烈將軍領其舊兵仍令南討文帝即位
深器重之寄以心旅精卒多配焉及平王琳頗有功周迪
之破熊曇朗寶安南入窮其餘燼天嘉二年重拜吳興太
守襲封壽昌縣公三年征留異爲侯安都前軍異平除給
事黃門侍郎衛尉卿再遷左衛將軍領衛尉卿卒謚曰成
子砮嗣位晉陵定遠二郡

侯瑱字伯玉巴西充國人也父弘遠累世爲西蜀酋豪蜀
賊張文萼據白崖山有衆萬人梁益州刺史鄱陽王蕭範
命弘遠討之弘遠戰死瑱固請復讎每戰先鋒遂斬文萼

由是知名因事範範委以將節之任山谷夷獠不附者並遣瑱征之累功授輕車府中兵參軍晉康太守範爲雍州刺史瑱除馮翊太守範遷鎮合肥瑱又隨之侯景圍臺城範乃遣瑱輔其世子嗣入援都及城陷瑱嗣同退還合肥仍隨範徙鎮益城俄而範及嗣皆卒瑱領其衆依于豫章太守莊鐵鐵疑之瑱懼不自安詐引鐵謀事因刃之據豫章之地後降於侯景將于慶慶送瑱於景景以瑱與已同姓託爲宗族待之甚厚留其妻子及弟爲質遣瑱隨慶平蠡南諸郡及景敗巴陵景將宋子仙任約等並爲西軍所獲瑱乃誅景黨與以應義師景亦誅其弟及妻子梁元帝

授瑱南兖州刺史郕縣侯仍隨都督王僧辯討景恒爲前鋒旣復臺城景奔吳郡僧辯使瑱追景大敗之於吳松江以功除南豫州刺史鎮姑熟及齊遣郭元建出濡須僧辯遣瑱扞之大敗元建魏攻荊州王僧辯以瑱爲前軍赴援未至而魏剋荊州瑱頓九江因衛晉安王還都承制以瑱爲侍中江州刺史加都督改封康樂縣公及司徒陸法和據郢州引齊兵來寇乃使瑱西討未至而法和入齊齊遣慕容恃德鎮夏首瑱攻之恃德食盡請和瑱還鎮豫章僧辯使其弟僧悊與瑱共討蕭勃及陳武帝誅僧辯僧悊陰欲圖瑱而奪其軍瑱知之盡收僧悊徒黨僧悊奔齊是時

瑱據中流甚強又以本事王僧辯雖外示臣節未肯入朝
初余孝頃爲豫章太守及瑱鎮豫章乃於新吳縣別立城
柵與瑱相拒瑱留軍人妻子於豫章令從弟齋知後事悉
衆以攻孝頃自夏迄冬弗能剋齋與其部下侯方兒不協
方兒下攻齋虜瑱軍府妓妾金玉歸于武帝瑱旣失根本
輕歸豫章豫章人拒之乃趨益城就其將焦僧度僧度勸
瑱投齊瑱以武帝有大量必能容已乃詣闕請罪武帝復
其爵位永定二年進位司空文帝即位進授太尉王琳至
柵口又以瑱爲都督侯安都等並隸焉天嘉元年二月王
琳引合肥淩湖之衆舳艫相次而下瑱率軍進獸檻洲明

日合戰琳軍少却及夕東西風吹其舟艦並壞夜中有流星墜于賊營及旦風靜琳入浦以鹿角繞岸不敢復出時西魏將史寧躡其上流瑱聞之知琳不能持久收軍却據湖浦以待其弊及史寧至圍郢州琳恐衆潰乃率船來下去蕪湖十里而泊明日齊人遣兵助琳瑱令軍中晨炊蓐食頓蕪湖洲尾以待之將戰有微風至自東南衆軍施拍縱火定州刺史章昭達乘平虜大艦中江而進琳軍大敗脫走以免者十二三琳因此入齊其年詔以瑱爲都督五州諸軍事鎮益城周將賀若敦獨孤盛等來攻巴湘又以瑱爲西討都督大敗盛軍以功授湘州刺史改封零陵郡

公二年薨贈大司馬謚曰壯肅配享武帝廟庭子淨藏嗣
尚文帝女富陽公主

侯安都字成師始興曲江人也爲郡著姓父捍少仕州郡
以忠謹稱安都貴後官至光祿大夫始興內史安都工隸
書能鼓琴涉獵書傳爲五言詩頗清靡兼善騎射爲邑里
雄豪侯景之亂招集兵甲至三千人陳武帝入援臺城安
都引兵從武帝攻蔡路養破李遷仕剋平侯景並力戰有
功封富川縣子隨武帝鎮京口除蘭陵太守武帝謀襲王
僧辯唯與安都定計仍使安都率水軍自京口趣石頭武
帝自從江乘羅落會之安都至石頭北棄舟登岸僧辯弗

之覺石頭城北接岡阜不甚危峻安都被甲帶長刀軍人
捧之投於女垣內衆隨而入進逼僧辯臥室武帝大軍亦
至與僧辯戰于聽事前安都自內閣出腹背擊之遂禽僧
辯以功授南徐州刺史武帝東討杜龕安都留臺居守徐
嗣徽任約等引齊寇入據石頭游騎至于闕下安都閉門
示弱令城中登陴看賊者斬及夕賊收軍還石頭安都夜
令士卒密營禦敵之具將旦賊騎至安都與戰大敗之賊
乃退還石頭不敢逼臺城及武帝至以安都為水軍於中
流斷賊糧運又襲秦郡破嗣徽柵收其家口得嗣徽所彈
琵琶及所養鴈焉遣信餉之曰昨至弟住處得此今以相還

嗣徽等見之大懼尋求和武帝聽其還北及嗣徽等濟江
齊之餘軍猶據採石守備甚嚴又遣安都攻之多所俘獲
明年春詔安都率兵鎮梁山以備齊徐嗣徽等復入至湖
熟武帝追安都還拒之戰於耕壇南安都率十二騎突其
陣破之禽齊儀同乞扶無芳又刺齊將東方老墮馬會賊
騎至救老獲免賊北度蔣山安都又與齊將王敬寶戰於
龍尾使從弟曉軍主張纂前犯其陣曉被創墜馬張纂死
之安都馳往救曉斬其騎士十二人取纂尸而還齊軍不
敢逼武帝與齊軍戰於莫府山命安都自白下橫擊其後
大敗之以功進爵爲侯又進號平南將軍改封西江縣公

仍督水軍出豫章助豫州刺史周文育討蕭勃安都未至
文育已斬勃并禽其將歐陽頔傅泰等唯余孝頃與勃子
孜猶於豫章之石頭作兩城孝頃與孜各據其一又多設
船艦夾水而陣安都至乃銜枚夜燒其艦文育率水軍安
都領步騎登岸結陣孝頃俄斷後路安都乃令軍士豎柵
引營漸進頻致剋獲孜乃降孝頃奔歸新吳請入子爲質
許之以功加開府儀同三司仍率衆會武昌與周文育西
討王琳將發王公以下餞於新林安都躍馬度橋人馬俱
墜水中又坐舫內墜於槽井時以爲不祥至武昌琳將樊
猛棄城走文育亦自豫章至時兩將俱行不相統攝因部

下交爭稍不平軍至郢州琳將潘純於城中遙射官軍安
都怒圍之未剋而王琳至弁口安都乃釋郢州悉衆往沌
口以禦之遇風不得進琳據東岸官軍據西岸相持數日
乃合戰安都等敗與周文育徐敬成並爲琳囚搃以一長
鑊繫之置于榻下令所親官者王子晉掌視之琳下至盆
城白水浦安都等甘言許賂子晉子晉乃僞以小船住榻
而釣夜載安都文育敬成上岸入深草步投官軍還都自
劾詔並赦之復其官爵尋爲丹楊尹出爲南豫州刺史令
繼周文育攻余孝勵及王琳將曹慶常衆愛等安都自宮
亭湖出松門躡衆愛後文育爲熊曇朗所害安都回取大

南齊書卷三十一
三十一
艦遇琳將周旻周協南歸與戰破之旻協孝勸弟孝猷率部下四千家欲就王琳遇旻敗乃詣安都降安都又進軍於禽竒洲破曹慶常衆愛等焚其船艦衆愛奔廬山爲村人所殺餘衆悉平還軍至南皖而武帝崩安都隨文帝還朝乃與羣臣議翼奉文帝時帝謙讓弗敢當太后又以衡陽王故未肯下令羣臣不能決安都曰今四方未定何暇及遠臨川王有功天下須共立之今日之事後應者斬便按劍上殿白太后出璽义手解文帝髮推就喪次文帝即位遷司空仍授南徐州刺史給扶王琳下至柵口大軍出頓蕪湖時候瑱爲大都督而指麾經略多出安都及王

琳入齊安都進軍益城討琳餘黨所向皆下仍別奉中旨
迎衡陽獻王昌初昌之將入致書於文帝辭甚不遜帝不
懌召安都從容而言曰太子將至須別求一蕃吾其老焉
安都對曰自古豈有被代天子愚臣不敢奉詔因自迎昌
中流而殺之以功進爵清遠郡公自是威名甚重羣臣無
出其右安都父捍爲始興內史卒於官文帝徵安都爲發
喪尋起復本官贈其父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拜其母
爲清遠國太夫人仍迎赴都母固求停鄉里上乃下詔改
桂陽郡之汝城縣爲廬陽郡分衡州之始興安遠二郡合
三郡爲東衡州以安都從弟曉爲刺史安都第三子祕年

九歲上以爲始興內史並令在鄉侍養改封安都桂陽郡
公王琳敗後周兵入據巴湘安都奉詔西捍及留異擁據
東陽又奉詔東討異本謂臺軍自錢唐江上安都乃步由
會稽之諸暨出永康異大恐奔桃枝嶺處巖谷間豎柵以
拒守安都躬自接戰爲流矢所中血流至踝安都乘輿麾
軍容止不變因其山隴爲堰屬夏潦水漲安都引船入堰
樓艦與異城等放拍碎其樓異與第二子忠臣脫身奔晉
安虜其妻子振旅而歸加侍中征北大將軍仍還本鎮吏
人詣闕表請立碑頌美安都功績詔許之自王琳平後安
都勲庸轉大又自以功安社稷漸驕矜招聚文武士騎馭

馳騁或命以詩筆第其高下以差次賞賜之文士則褚玠
馬樞陰鏗張正見徐伯陽劉刪祖孫登武士則蕭摩訶裴
子烈等並爲之賓齋內動至千人部下將帥多不遵法度
檢問收攝則奔歸安都文帝性嚴察深銜之安都日益驕
慢表啓封訖有事未盡乃開封自書之云又啓某事及侍
宴酒酣或箕踞傾倚嘗陪樂游襖飲乃白帝曰何如作臨
川王時帝不應安都再三言之帝曰此雖天命抑亦明公
之力宴訖又啓便借供張水飾將載妻妾於御堂歡會帝
雖許其請甚不懌明日安都坐於御坐賓客居羣臣位稱
觴上壽初重雲殿災安都率將士帶甲入殿帝甚惡之自

是陰爲之備又周迪之反朝望當使安都討之帝乃使吳明徹討迪又頻遣臺使案問安都部下檢括亡叛安都內不自安天嘉三年冬遣其別駕周弘實自託於舍人蔡景歷并問省中事景歷錄其狀奏之稱安都謀反帝慮其不受召明年春乃除安都爲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自京口還都部伍入於石頭帝引安都宴於嘉德殿又集其部下將帥會于尚書朝堂於坐收安都囚于西省又收其將帥盡奪馬仗而釋之因出景歷表於朝乃下詔暴其罪明日於西省賜死尋有詔宥其妻子家口葬以士禮初武帝嘗與諸將宴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爲壽各稱功伐帝曰卿

等悉良將也而並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識暗狎於下而驕於尊矜其功不收其拙周侯交不擇人而推心過差居危履嶮猜防不設侯即傲誕而無厭輕佻而肆志並非全身之道卒皆如言太建三年宣帝追封安都陳集縣侯子亶爲嗣

歐陽頤字靖世長沙臨湘人也爲郡豪族少質直有思理以言行著於嶺表父喪哀毀甚至家產累積悉讓諸兄廬於麓山寺傍專精習業博通經史年三十其兄逼令從官梁左衛將軍蘭欽少與頤善故頤常隨欽征討欽南征夷獠禽陳文徹所獲不可勝計大獻銅鼓累代所無頤預其

功還爲直閣將軍欽征交州復啓顧同行欽度嶺而卒顧
除臨賀內史啓乞送欽喪還都然後之任時湘衡界五十
餘洞不賓敕衡州刺史韋粲討之粲委顧爲都督悉皆平
殄侯景稱逆粲自解還都征景以顧監衡州臺城陷後嶺
南互相吞併蘭欽弟前高州刺史裕攻始興內史蕭昭基
奪其郡以兄欽與顧舊遣招之顧不從謂使曰高州昆季
隆顯莫非國恩今應赴難援都豈可自爲跋扈又陳武帝
入援都將至始興顧乃深自結託裕遣兵攻顧武帝援之
裕敗武帝以王懷明爲衡州刺史遷顧爲始興內史武帝
之討蔡路養李遷仕也顧助帝平之梁元帝承制以始興

郡爲東衡州以顧爲刺史封新豐縣伯侯景平元帝徧問
朝宰使各舉所知羣臣未對元帝曰吾已得一人矣歐陽
顧甚公正本有匡濟才恐蕭廣州不肯致之乃授武州刺
史尋授郢州欲令出鎮蕭勃留之不獲拜命尋授衡州刺
史進封始興縣侯時蕭勃在廣州兵強位重元帝深患之
遣王琳代爲刺史琳已至小桂嶺勃遣其將孫瑒監州盡
率部下至始興避琳兵鋒顧別據一城不往謁勃閉門高
壘亦不相戰勃怒遣兵襲顧盡收其貲財馬仗尋赦之還
復其所復與結盟魏平荊州顧委質於勃及勃度嶺出南
康以顧爲前軍都督周文育破禽之送于武帝帝釋而禮

之蕭勃死後嶺南亂頗有聲南土且與武帝有舊乃授安
南將軍衡州刺史封始興縣侯未至嶺頗子紇已剋始興
及頗至嶺南皆懾伏仍進廣州盡有越地改授都督交廣
等十九州諸軍事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王琳據有中流
頗自海道及東嶺奉使不絕永定三年即本號開府儀同
三司文帝即位進號征南將軍改封陽山郡公初交州刺
史表曇緩密以金五百兩寄頗令以百兩還合浦太守襲
焉四百兩付兒智矩餘人弗之知頗尋爲蕭勃所破貲財
並盡唯所寄金獨存曇緩亦尋卒至是頗並依信還之時
人莫不歎伏之時頗合門顯貴威振南土又多致銅鼓生

口獻奉珍異前後委積頗有助軍國天嘉四年薨贈司空
謚曰穆子統嗣統字奉聖頗有幹略襲父官爵在州十餘
年威惠著於百越宣帝以統久在南服頗疑之大建元年
徵爲左衛將軍其部下多勸之反遂舉兵攻衡州刺史錢
道戢詔儀同章昭達討禽之送至都伏誅子詢以年幼免
黃法蕤字仲昭巴山新建人也少勁捷有膽力日步行二
百里能距躍三丈頗便書疏閑明簿領出入州郡中爲鄉
閭所憚侯景之亂於鄉里合徒衆太守賀詡下江州法蕤
監知郡事陳武帝將踰嶺入援建鄴李遷仕作梗中途武
帝命周文育屯西昌法蕤遣兵助文育時法蕤出頓新淦

縣景遣行臺李慶來襲新淦法甌敗之梁元帝承制授交
州刺史資領新淦縣令封巴山縣子敬帝即位改封新建
縣侯太平元年割江西四郡置高州以法甌爲刺史鎮巴
山蕭勃歐陽頎來攻法甌破之永定三年王琳遣李孝欽
樊猛余孝頃攻周迪且謀取法甌法甌援迪禽孝頃等三
將以功授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熊曇朗於金口害周
文育法甌共周迪討平之天嘉三年周迪反法甌與吳明
徹討平迪法甌功居多廢帝即位進爵爲公太建五年大
舉北侵法甌爲都督出歷陽於是爲拋車及步艦豎拍以
逼之砲加其樓堞剋之盡誅其成卒進兵合肥望旗降款

法斃禁侵掠躬自勞撫而與之盟並放還北以功加侍中
改封義陽郡公七年爲豫州刺史鎮壽陽薨贈司空謚曰
威子玩嗣

淳于量字思明其先濟北人也世居建鄴父文成仕梁爲
將帥位梁州刺史量少善自居處偉姿容有幹略便弓馬
梁元帝爲荊州刺史文成分量人馬令往事焉以軍功封
廣晉縣男侯景之亂梁元帝凡遣五軍入援臺量預其一
臺城陷量還荊州元帝承制以爲巴州刺史侯景西上攻
巴州元帝使都督王僧辯入據巴陵量與僧辯并力拒景
大敗之禽其將任約進攻郢州獲宋子仙仍隨僧辯平侯

景封謝沐縣侯尋出爲都督桂陽刺史及魏剋荊州量保
桂州王琳擁割湘郢累遣召量量外雖與琳往來而別遣
使歸陳武帝武帝受禪進位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天嘉五年徵爲中撫軍大將軍量所部將率多戀本土並
欲逃入山谷不願入朝文帝使湘州刺史華皎征衡州且
以兵迎量天康元年至都以在道淹留爲有司奏免儀同
餘如故華皎構逆以量爲征南大將軍西討大都督摠率
大艦自郢州樊浦拒之皎平并降周將長湖公元定等以
功授侍中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封醴陵縣公未
拜出爲南徐州刺史太建元年進號征北大將軍給扶三

年就江陰王蕭季卿買梁陵中樹季卿坐免量免侍中尋復侍中吳明徹之北侵也量讚成其事又遣第六子岑率所領從軍淮南剋定量改封始安郡公及周獲吳明徹乃以量爲都督水陸諸軍事車騎將軍都督南兗州刺史十四年薨贈司空

章昭達字伯通吳興武康人也性倜儻輕財尚氣少時遇相者謂曰卿容貌甚善須小虧則當富貴梁大同中昭達爲東宮直後因醉墮馬鬚角小傷昭達喜之相者曰未也侯景之亂昭達率鄉人援臺爲流矢所中眇其一目相者見之曰卿相善矣不久當富貴臺城陷昭達還鄉里與陳

文帝游因結君臣分侯景平文帝爲吳興太守昭達杖策來謁文帝見之大喜因委以將帥恩寵超於儕等陳武帝謀討王僧辯令文帝還長城招聚兵衆以備杜龕頻使昭達往京口稟承計畫僧辯誅後杜龕遣其將杜泰來攻長城昭達因從文帝進軍吳興以討龕龕平又從討張彪於會稽剋之累功除定州刺史時留異擁據東陽武帝患之乃使昭達爲長山令居其心腹天嘉元年追論長城功封欣樂縣侯尋隨侯安都拒王琳昭達乘平虜大艦中流而進先鋒發拍中賊艦王琳平昭達策勲第一二年除都督郢州刺史周迪據臨川反詔昭達便道征之迪敗走徵爲

護軍將軍改封邵武縣侯四年陳寶應納周迪共寇臨川
又以昭達爲都督討迪迪走昭達乃踰嶺討陳寶應與戰
不利因據上流爲筏施拍其上壞其水柵又出兵攻其步
軍方大合戰會文帝遣余孝頃出自海道適至因并力乘
之遂定閩中盡禽留異寶應以功授鎮軍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初文帝嘗夢昭達升台鉉及旦以夢告之至是侍宴
酒酣顧昭達曰卿憶夢不何以償夢昭達對曰當効犬馬
之用以盡臣節自餘無以奉償尋出爲都督江州刺史廢
帝即位改封邵陵郡公華皎之反其移文並假以昭達爲
辭又頻遣使招之昭達盡執其使送都秩滿徵爲中撫大

將軍宣帝即位進號車騎大將軍以還朝遲留爲有司所
劾降號車騎將軍歐陽紇據嶺南反詔昭達都督衆軍征
之紇聞昭達奄至乃出頓涯口聚沙石盛以竹籠置於水
柵之外用遏舟艦昭達居其上流裝艦造拍以臨賊柵又
令人銜刀潛行水中以斫竹籠籠篴皆解因縱大艦突之
大敗紇禽之送都廣州平進位司空太建二年征江陵時梁
明帝與周軍大蓄舟艦於青泥中昭達分遣偏將錢道戢
程文季乘輕舟焚之周又於峽口南岸築壘名安蜀城於
江上橫引大索編葦爲橋以度軍糧昭達乃命軍士爲長
戟施樓船上仰割其索索斷糧絕因縱兵攻其城降之三

年於軍中病薨贈大將軍昭達性嚴刻每奉命出征必晝
夜倍道然其所剋必推功將帥厨膳飲食並同羣下將士
亦以此附之每飲會必盛設女伎雜樂備羌胡之聲音律
姿容並一時之妙雖臨敵弗之廢也四年配享文帝廟庭
子大寶襲邵陵郡公位豐州刺史在州貪縱百姓怨酷後
主以太僕卿李暈代之乃襲殺暈而反尋被禽梟首朱雀
航夷三族

吳明徹字通昭秦郡人也父樹梁右軍將軍明徹幼孤性
至孝年十四感墳塋未脩家貧無以取給乃勤力耕種時
天下亢旱苗稼焦枯明徹哀憤每之田中號哭仰天自訴

居數日有自田還者云苗已更生明徹疑其給已及往如
言秋而大穫足充葬用時有伊氏者善占墓謂其兄曰君
葬日必有乘白馬逐鹿者經墳此是最小孝子大貴之徵
至時果有應明徹即樹之小子也及侯景寇都明徹有粟
麥三千餘斛而鄰里飢餒乃白諸兄曰今人不圖久柰何
不與鄉里共此於是計口平分同其豐儉羣盜聞而避焉
賴以存者甚衆陳武帝鎮京口深相要結明徹乃詣武帝
帝爲之降階執手即席明徹亦微涉書史經傳就汝南周
弘正學天文孤虛遁甲略通其術頗以英雄自許武帝亦
深奇之及受禪授安南將軍與侯安都周文育將兵討王

琳及衆軍敗沒明徹自拔還都文帝即位以本官加右衛將軍及周迪反詔以明徹爲江州刺史領豫章太守摠衆軍以討迪明徹雅性剛直統內不甚和文帝聞之遣安成王頊代明徹令以本號還朝天嘉五年遷吳興太守及引辭之郡帝謂曰吳興雖郡帝鄉之重故以相授廢帝即位授領軍將軍尋遷丹楊尹仍詔以甲仗四十人出入殿省到仲舉之矯令出宣帝也毛喜知其詐宣帝懼遣喜與明徹籌焉明徹曰嗣君諒闇萬機多闕殿下親實周召德冠伊霍願留中深計慎勿致疑及湘州刺史華皎陰有異志詔授明徹都督湘州刺史仍與征南大將軍淳于量等討

皎皎平授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太建五年朝議北征公
卿互有異同明徹決策請行詔加侍中都督征討諸軍事
撫衆軍十餘萬發都緣江城鎮相續降款軍至秦郡齊大
將軍尉破胡將兵爲援破走之秦郡降宣帝以秦郡明徹
舊邑詔具太牢令拜祠上冢文武羽儀甚盛鄉里榮之進
剋仁州授征北大將軍進封南平郡公進逼壽陽齊遣王
琳拒守明徹乘夜攻之中宵而潰齊兵退據相國城及金
城明徹令軍中益脩攻具又遏肥水灌城城中苦濕多腹
疾手足皆腫死者十六七會齊遣大將皮景和率兵數十
萬來援去壽春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咸曰計將安出明

徹曰兵貴在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
明矣於是躬擐甲胄四面疾攻城中震恐一鼓而禽王琳
等送建鄴景和懼而遁走詔以爲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
增封井前三千五百戶遣謁者蕭淳就壽陽授策明徹於
城南設壇士卒二十萬陳旗鼓戈甲登壇拜受成禮而退
六年自壽陽入朝輿駕幸其第賜鐘磬一部七年進攻彭
城軍至呂梁又大破齊軍八年進位司空給大都督鉞鉞
龍麾尋授都督南充州刺史及周滅齊宣帝將事徐充九
年詔明徹北侵令其世子慧覺攝行州事軍至呂梁周徐
州揔管梁士彥率衆拒戰明徹頻破之仍迺清水以灌其

城攻之甚急環列舟艦於城下周遣上天將軍王軌救之軌輕行自清水入灌口橫流豎木以鐵鎖貫車輪遏斷船路諸將聞之甚恐議欲破堰拔軍以舫載馬馬明戍裴子烈曰君若決堰下船船必傾倒豈可得乎不如前遣馬出適會明徹苦背疾甚篤知事不濟遂從之乃遣蕭摩訶帥馬軍數千前還明徹仍自決其堰乘水力以退軍及至清口水力微舟艦並不得度衆軍皆潰明徹窮蹙乃就執周封懷德郡公位大將軍以憂遘疾卒於長安後故吏盜其柩歸至德元年詔追封邵陵侯以其息慧覺嗣裴子烈字大士河東聞喜人梁負外散騎常侍倚之子少孤有志氣

以驍勇聞位北譙太守岳陽內史封海安伯

論曰古人云知臣莫若君書曰知人則哲觀夫陳武論將而周侯遇禍有以知斯言之非妄矣若不然者亦何以驅駕雄傑而創基撥亂者乎故瑱顧並自奔囚翻同有亂甞量望風景附自等誠臣良有以也昭達勤王之略遠符耿弇行已之方頗同吳漢旣眇而貴亦黥而王吉凶之筭豈人事也明徹屬運否之期當關土之任才非韓白識暗孫吳知進而不知止知得而不知喪犯斯不韙師亡國蹙宜矣哉

列傳第五十六

南史六十六

列傳第五十七

南史六十七

李

延壽

胡穎

徐度

子敬成

杜稜

周鐵武

程靈洗

子文季

沈恪

陸子隆

錢道戢

駱文牙

孫瑒

徐世譜

周敷

荀朗

周炅

魯悉達

弟廣達

蕭摩訶

子世廉

任忠

樊毅 弟猛

胡穎字方秀吳興人也偉姿容性寬厚梁末陳武帝在廣州穎深自結託從克元景仲平蔡路養李遷仕皆有功武帝進軍頓西昌以穎爲巴丘令鎮大臯督糧運下至豫章以穎監豫章郡武帝率衆與王僧辯會白茅灣同討侯景以穎知留府事梁承聖初元帝授穎羅州刺史封漢陽縣侯尋除豫章內史隨武帝鎮京口齊遣郭元建出東關武帝令穎率府內驍勇隨侯瑱於東關大破之後從武帝襲王僧辯又隨周文育於吳興討杜龕武帝受禪兼左衛將軍天嘉元年除散騎常侍吳興太守卒官謚曰壯二年配

享武帝廟庭子六同嗣

徐度字孝節安陸人也少倜儻不拘小節及長姿貌瓌偉嗜酒好博恒使僮僕屠酤爲事初從果始興內史蕭介征諸山洞以驍勇聞陳武帝在交趾乃委質焉侯景之亂武帝克廣州平蔡路養破李遷仕計畫多出於度侯景平後追錄前後戰功封廣德縣侯武帝鎮朱方除蘭陵太守武帝遣衡陽獻王往荊州度率所領從焉江陵覆亡間行東歸武帝東討杜龕奉敬帝幸京口以度領宿衛并知留府事徐嗣徽任約等來寇武帝與敬帝還都時賊已據石頭使度頓軍於冶城寺明年嗣徽等又引齊寇濟江度隨衆

南齊書卷五十一
陳四
軍破之於北郊壇以功除郢州刺史兼領吳興太守文帝
即位累遷侍中中撫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天嘉
元年以平王琳功改封湘東郡公及太尉侯瑱薨于湘州
以度代瑱爲都督湘州刺史秩滿復爲侍中中軍大將軍
文帝崩度預顧命許以甲仗五十人入殿省廢帝即位進
位司空薨贈太尉謚曰忠肅太建四年配享武帝廟庭子
敬成嗣

敬成幼聰慧好讀書起家著作佐郎永定元年領度所部
士卒隨周文育侯安都征王琳於沌口敗績爲琳所繫二
年隨文育安都得歸父度爲吳郡太守以敬成監郡光大

元年爲巴州刺史尋爲水軍隨吳明徹平華皎太建二年
以父憂去職尋起爲南豫州刺史襲爵湘東郡公五年除
吳興太守隨都督吳明徹北討出秦郡別遣敬成爲都督
乘金翅自歐陽引埭沂江由廣陵齊人皆城守弗敢出自
繁梁湖下淮剋淮陰山陽鹽城三郡仍進剋鬱州進號壯
武將軍鎮胸山坐於軍中輒科訂并誅新附者免官尋除
安州刺史鎮宿豫卒謚曰思子微嗣

杜稜字雄盛吳郡錢唐人也少落泊不爲時知頗涉書傳
游嶺南事梁廣州刺史新渝侯蕭映映卒從陳武帝平蔡
路養季遷仕皆有功梁元帝承制授石州刺史上陌縣侯

侯景平後武帝鎮朱方以稜監義興琅邪二郡武帝謀誅
王僧辯引稜與侯安都等共議稜難之武帝懼其泄已乃
以手巾絞稜稜悶絕於地因閉於別室軍發召與同行及
僧辯平後武帝東征杜龕等留稜與安都居守徐嗣徽任
約引齊師濟江攻臺城安都與稜隨方抗拒未嘗解帶賊
平以功除右衛將軍丹陽尹永定元年位侍中中領軍武
帝崩文帝在南皖時內無嫡嗣外有強敵侯瑒侯安都徐
度等並在軍中朝廷宿將唯稜在都獨典禁兵乃與蔡景
歷等祕不發喪奉迎文帝文帝即位遷領軍將軍以預建
立功改封永城縣侯位丹陽尹廢帝即位加特進侍中光

大元年解君量置佐史給扶太建元年出爲吳興太守二年徵爲侍中尋加特進護軍將軍三年以公事免侍中護軍四年復爲侍中右光祿大夫將軍佐史扶並如故稜歷事三帝並見恩寵末年不預征役優游都下頃之卒于官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成配享武帝廟庭子安世嗣

周鐵武不知何許人也語音儉重膂力過人便馬樂事梁河東王蕭譽以勇敢聞譽爲湘州以爲臨蒸令侯景之亂梁元帝遣世子方等伐譽譽拒戰大捷方等死鐵武功最及王僧辯討譽於陣獲之將烹焉鐵武呼曰侯景未滅奈何殺壯士僧辯竒其言宥之還其麾下及侯景西上鐵武

從僧辯克任約獲宋子仙每戰有功元帝承制授潭州刺史封沌陽縣子又從僧辯定建鄴降謝舍仁平陸納於湘州錄前後功進爵爲侯陳武帝誅僧辯鐵武率所部降因復其本職徐嗣徽引齊寇度江鐵武破其水軍嗣徽平遷太子左衛率尋隨周文育拒蕭勃文育命鐵武偏軍襲勃禽勃前軍歐陽顗又隨文育西征王琳於沌口敗績與文育侯安都並爲琳所禽琳見諸將與語唯鐵武辭氣不屈故琳盡宥文育之徒獨鐵武見害贈侍中護軍天嘉三年文帝又詔配食武帝廟庭子瑜嗣

程靈洗字玄滌新安海寧人也少以勇力聞步行日二百

里便騎善游素爲鄉里畏伏侯景之亂據黠歙聚徒以拒
景景軍據有新安新安太守湘西鄉侯蕭隱奔依靈洗靈
洗奉以主盟梁元帝授靈洗譙州刺史資領新安太守封
巴丘縣侯後助王僧辯鎮防及武帝誅僧辯靈洗率所領
來援其夜力戰於石頭西門武帝軍不利遣使招喻久之
乃降帝深義之授蘭陵太守仍助防京口及平徐嗣徽靈
洗有功除南丹陽太守封遂安縣侯後隨周文育西討王
琳軍敗爲琳所拘尋與侯安都等逃歸累遷太子左衛率
武帝崩王琳前軍東下靈洗於南陵破之虜其兵士并獲
青龍十餘乘以功授都督南豫州刺史侯瑱等敗王琳于

柵口靈洗逐北據有魯山徵爲左衛將軍天嘉四年周迪
 重寇臨川以靈洗爲都督自鄱陽別道擊之迪又走山谷
 間遷中護軍出爲都督郢州刺史廢帝即位進號雲麾將
 軍華皎之反遣使招靈洗靈洗斬皎使以聞朝廷深嘉其
 忠因推心待之使其子文季領水軍助防時周將元定率
 步騎二萬助皎圍靈洗靈洗嬰城固守及皎敗乃出軍躡
 定定不獲濟江以其衆降因進攻剋周沔州禽其刺史裴
 寬以功改封重安縣公靈洗性嚴急御下甚苛刻士卒有
 小罪必以軍法誅之號令分明與士卒同甘苦衆亦以此
 德之性好播植躬勤耕稼至於水陸所宜刈穫早晚雖老

農不能及也。妓妾無游手並督之紡績，至於散用貲財，亦弗儉吝。卒贈鎮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壯。太建四年，配享武帝廟庭。子文季嗣。

文季字少卿，幼習騎射，多幹略。果決有父風。靈洗與周文育、侯安都等敗於沌口，爲王琳所執。武帝召陷賊諸子弟，厚遇之。文季最有禮容，深見賞。文帝嗣位，除宣惠。始興王府限內中直兵參軍，累遷臨海太守。後棄金翅助父鎮郢城。華皎平，靈洗及文季並有扞禦之功。及靈洗卒，文季盡領其衆，起爲超武將軍，仍助防郢州。文季性至孝，雖軍旅奪禮而毀瘠，甚至服闋，襲封重安縣公。隨都督章昭達率

軍往荊州征梁梁人與周軍多造舟艦置于青泥水中昭
達遣文季共錢道戢盡焚其舟艦既而周兵大出文季僅
以身免以功加通直散騎常侍太建五年都督吳明徹北
討至秦郡秦郡前江浦通涂水齊人並下大柱爲杙柵水
中文季乃前領驍勇拔開其柵明徹率大軍自後而至攻
剋秦郡又別遣文季攻涇州屠其城進拔盱台仍隨明徹
圍壽陽文季臨事謹飭御下嚴整前後所克城壘率皆圯
水爲堰土木之功動踰數萬置陣役人文季必先於諸將
夜則早起迄暮不休軍中莫不服其勤幹每戰爲前鋒齊
軍深憚之謂爲程彪以功除散騎常侍帶新安內史累遷

北徐州刺史加都督後隨明徹北侵軍敗爲周所囚仍授
開府儀同三司十一年自周逃歸至潁陽爲邊吏執送長
安死于獄是時旣與周絕不之知至德元年後主知之贈
散騎常侍又詔傷其廢絕降封重安縣侯以子響襲封
沈恪字子恭吳興武康人也深沈有幹局梁新渝侯蕭映
之爲廣州兼映府中兵參軍陳武帝與恪同郡情好甚昵
蕭映卒後武帝南討李贇仍遣妻子附恪還鄉尋補東宮
直後以嶺南勲除負外散騎侍郎仍令摠集宗從子弟侯
景園臺城起東西二土山以逼城城內亦作土山應之恪
爲東土山主晝夜拒戰以功封東興侯及城陷間行歸鄉

武帝討景遣使報恪恪於東起兵相應賊平後授都軍副
及武帝謀討王僧辯恪預其事武帝使文帝還長城立柵
備杜龕使恪還武康招集兵眾及僧辯誅龕果遣副將杜
泰襲文帝於長城恪時已出縣誅龕黨與武帝尋遣周文
育來援長城文育至泰乃走及龕平文帝襲東揚州刺史
張彪以恪監吳興郡武帝受禪時恪自吳興入朝武帝使
中書舍人劉師知引恪令勒兵入因衛敬帝如別宮恪排
闥入見武帝叩頭謝曰恪身經事蕭家來今日不忍見此
事分受死耳決不奉命武帝嘉其意不復逼更以盪主王
僧志代之帝踐祚除吳興太守永定三年除散騎常侍會

稽太守歷事文帝及廢帝累遷護軍將軍至宣帝即位除
平越中郎將都督廣州刺史恪未至嶺前刺史歐陽紇舉
兵拒嶮不得進朝廷遣司空章昭達討平紇乃得入州兵
荒之後所在殘毀恪綏懷安輯被以恩惠嶺表賴之後主
即位爲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卒謚曰光子法興嗣

陸子隆字興世吳郡人也祖敞之梁嘉興令父恢封氏令
子隆少慷慨有志功名侯景之亂於鄉里聚徒時張彪爲
吳郡太守引爲將帥仍隨彪徙鎮會稽及文帝討彪彪將
沈泰吳寶真申縉等皆降而子隆力戰敗績文帝義之復
使領其部曲文帝嗣位子隆力戰領甲仗宿衛封益陽縣

子累遷廬陵太守周迪據臨川反子隆隨章昭達討迪迪退走因隨昭達討陳寶應晉安平子隆功最遷武州刺史改封朝陽縣伯華皎據湘州反以子隆居其心腹皎深患之頻遣使招子隆不從攻又不剋及皎敗於郢州子隆出兵襲其後因與大軍相會進爵爲侯尋遷都督荊州刺史荊州新置居公安城池未固子隆脩立城郭綴集夷夏甚得人和號爲稱職吏人詣闕求立碑頌美功績詔許之卒謚威子之武嗣之武年十六領其舊軍後爲弘農太守乃隸吳明徹於呂梁軍敗逃歸爲人所害子隆弟子才亦有幹略從子隆征討有功除始平太守封始康縣子卒於信

州刺史

錢道戢字子韶吳興長城人也父景深梁漢壽令道戢少以孝行著聞及長頗有材幹陳武帝微時以從妹妻焉武帝輔政道戢隨文帝平張彪于會稽以功拜東徐州刺史封永安縣侯天嘉元年爲臨海太守侯安都之討留異道戢帥軍出松陽以斷其後異平以功拜都督衡州刺史領始興內史後與章昭達討歐陽紇紇平除左衛將軍太建二年又隨昭達征江陵以功加散騎常侍後爲都督郢州刺史與儀同黃法氍攻下歷陽因以道戢鎮之卒官謚曰

肅子貌嗣

駱文牙字旗門吳興臨安人也父裕梁鄱陽嗣王中兵參
軍事牙年十二宗人有善相者云此郎容貌非常必將遠
致梁太清末陳文帝避地臨安文牙母陵覩帝儀表知非
常人賓待甚厚及帝爲吳興太守引文牙爲將帥從平杜
龕張彪勇冠衆軍文帝即位封臨安縣侯位越州刺史初
文牙母卒時兵荒至是始葬詔贈臨安國太夫人謚曰恭
太建八年文牙累遷散騎常侍入直殿省十年授豐州刺
史至德二年卒贈廣州刺史子義嗣

孫瑒字德璉吳郡吳人也父脩道梁中散大夫以雅素知
名瑒少儻好謀略博涉經史尤便書翰仕梁爲邵陵王

中兵參軍事太清之難授假節宜猛將軍軍主王僧辯之
討侯景也王琳爲前軍琳與瑒親婭乃表薦爲宜都太守
後以軍功封富陽侯敬帝立累遷巴州刺史及陳武帝受
禪王琳立梁永嘉王蕭莊於郢州徵瑒爲少府卿仍徙都督
郢州刺史摠留府之任周遣大將軍史寧乘虛攻之瑒兵
不滿千人乘城拒守周兵不能剋及王琳乘勝而進周兵
乃解瑒於是盡有中流之地旣而遣使奉表歸陳天嘉元
年授湘州刺史封定襄縣侯瑒懷不自安乃固請入朝徵
爲侍中領軍將軍未拜文帝謂曰昔朱買臣願爲本郡卿
豈有意授乎改授吳郡太守給鼓吹一部秩滿徵拜散騎

常侍中護軍及留異反據東陽詔瑒督舟師進討異平遷鎮右將軍頃之出爲建安太守太建四年爲都督荊州刺史出鎮公安爲鄰境所憚居職六年以公事免及吳明徹軍敗呂梁詔授都督緣江水陸諸軍事尋授都督郢州刺史十二年坐疆場交通抵罪後主嗣位復爵邑歷位度支尚書侍中祠部尚書後主頻幸其宅賦詩述勲德之美遷五兵尚書領左軍將軍侍中如故禎明元年卒官謚曰桓瑒事親以孝聞於諸弟甚篤睦性通泰有財散之親友居家頗失於侈家庭穿築極林泉之致歌鍾舞女當世罕儔賓客填門軒蓋不絕及出鎮郢州乃合十餘船爲大舫於

中立亭池植荷芰每良辰美景賓僚並集泛長江而置酒
亦一時之勝賞焉常於山齋設講肆集玄儒之士冬夏資
奉爲學者所稱而處已率易不以名位驕物時興皇寺朗
法師該通釋典瑒每造講筵時有抗論法侶莫不傾心又
巧思過人爲起部尚書軍國器械多所創立有鑒識男女
婚姻皆擇素貴及卒尚書令江揔爲之銘誌後主又題銘
後四十字遣左戶尚書蔡徵就宅宣敕鐫之其詞曰秋風
動竹烟水驚波幾人樵徑何處山阿今時日月宿昔綺羅
天長路遠地久靈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時論以爲榮瑒
二十一子第二子訓頗知名位高唐太守陳亡入隋

徐世譜字興宗巴東魚復人也世居荊州爲主帥征伐蠻
蜒至世譜尤勇敢有旅力善水戰梁元帝之爲荊州刺史
世譜將領鄉人事焉侯景之亂因預征討累遷至員外散
騎常侍尋領水軍從司徒陸法和與景戰於赤亭湖時景
軍甚盛世譜乃別造樓船拍艦火舫水車以益軍勢將戰
又乘大艦居前大敗景軍禽景將任約景退走因隨王僧
辯攻郢州世譜復乘大艦臨其倉門賊將宋子仙據城降
以功除信州刺史封魚復縣侯仍隨僧辯東下恒爲軍鋒
景平以衡州刺史資領河東太守西魏攻荆門世譜鎮焉
頭岸據有龍洲元帝授侍中都督江南諸軍事鎮南將軍

護軍將軍魏剋江陵世譜東下依侯瑱紹泰元年徵爲侍
中左衛將軍陳武帝之拒王琳其水戰之具悉委世譜世
譜性機巧諳解舊法所造器械並隨機損益妙思出人永
定二年遷護軍將軍文帝卽位歷特進右光祿大夫以疾
失明謝病不朝卒謚曰桓

周敷字仲遠臨川人也爲郡豪族敷形貌眇小如不勝衣
膽力勁果超出時輩性豪俠輕財重士鄉黨少年任氣者
咸歸之侯景之亂鄉人周續合衆以討賊爲事梁內史始
興蕃王蕭毅以郡讓續續所部有欲侵掠毅者敷擁護之
親率其黨捍送至豫章時梁觀寧侯蕭永長樂侯蕭基豐

城侯蕭泰避難流寓聞敷信義皆往依之敷愍其危懼屈體崇敬厚加給卹送之西上俄而續部下將帥爭權殺續以降周迪迪素無簿閥又失衆心倚敷族望深求交結敷未能自固事迪甚恭迪大憑杖之迪據臨川之工塘敷鎮臨川故郡侯景平梁元帝授敷寧州刺史封西豐縣侯陳武帝受禪王琳據有上流余孝頃與琳黨李孝欽等共圍周迪敷助於迪迪禽孝頃等敷功最多熊曇朗之殺周文育據豫章將兵襲敷敷大破之曇朗走巴山郡敷因與周迪黃法氈等進兵屠之王琳平授散騎常侍豫章太守時南江酋帥並顧戀巢窟唯敷獨先入朝天嘉二年詔闕進

號安西將軍令還鎮豫章周迪以敷素出已下超致顯達
深六年乃舉兵反遣弟方興襲敷敷大破之仍從都督吳
明徹攻破迪禽方興再遷都督南豫州刺史迪又收餘衆
襲東興文帝遣都督章昭達征迪敷又從軍至定川縣與
迪相對迪給敷求還朝欲立盟敷許之方登壇爲迪所害
謚曰脫子智安嗣位至太僕卿

荀朗字深明潁川潁陰人也祖延祖梁潁川太守父伯通
衛尉卿朗少慷慨有將帥大略侯景之亂據巢湖無所屬
臺城陷沒後梁簡文帝密詔授朗豫州刺史令與外蕃討
景景使儀同宋子仙任約等頻征之不能剋時都下饑朗

更招致部曲衆至數萬侯景敗於巴陵朗截破其後軍景
平後又別破齊將郭元建於踟躕山及魏剋荊州陳武帝
入輔齊遣蕭軌東方老等來寇據石頭朗自宣城來赴與
侯安都等大破之武帝受禪賜爵興寧縣侯以朗凡昂爲
左衛將軍第畧爲太子右衛率武帝崩宣太后與舍人蔡
景歷祕不發喪朗第曉在都微知之謀率其家兵襲臺事
覺景歷殺曉仍繫其兄弟文帝即位並釋之因厚撫朗令
與侯安都等拒王琳琳平遷都督合州刺史卒謚曰壯子
法尚嗣法尚少倣儻有文武幹略禎明中爲都督郢州刺
史及隋軍濟江法尚降入隋歷郢觀綿豐四州刺史巴東

敦煌二郡太守

周員字文昭汝南安成人也祖強齊梁州刺史父靈起梁廬桂二州刺史保城縣侯員少豪俠任氣有將帥才梁太清元年爲弋陽太守侯景之亂元帝承制改授西陽太守封西陵縣伯以軍功累遷都督江州刺史進爲侯陳武帝踐祚王琳擁據上流員以州從之後爲侯安都所禽送都文帝釋之授定州刺史帶西陽武昌二郡太守太建五年爲都督安州刺史改封龍源縣侯其年隨都督吳明徹北討所向剋捷一月之中獲十二城敗齊尚書左丞陸騫軍進攻巴州剋之於是江北諸城及穀陽土人並誅其渠帥

以城降進號和我將軍仍敕追兇入朝後梁定州刺史田
龍昇以城降詔以爲定州刺史封赤亭王及兇入朝龍昇
以江北六州七鎮叛入于齊齊遣歷陽王高景安應之於
是令兇爲江北道大都督摠統衆軍以討龍昇斬之盡復
江北之地進號平北將軍卒於官贈司州刺史改封武昌
郡公謚曰壯

魯悉達字志通扶風郿人也祖斐齊衡州刺史陽塘侯父
益之梁雲麾將軍新蔡義陽二郡太守悉達幼以孝聞侯
景之亂糾合鄉人保新蔡力田蓄穀時兵荒都下及上川
餓死者十八九有得存者皆攜老幼以歸焉悉達所濟活

者甚衆招集晉熙等五部盡有其地使其弟廣達領兵隨王僧辯討平侯景梁元帝授北江州刺史敬帝即位王琳據有上流留吳余孝頃周迪等所在蜂起悉達撫綏五郡甚得人和琳授悉達鎮北將軍陳武帝亦遣趙知禮授征西將軍江州刺史悉達兩受之遷延顧望武帝遣安西將軍沈泰潛師襲之不能剋齊遣行臺慕容紹宗來攻鬱口諸鎮悉達與戰大敗齊軍紹宗僅以身免王琳欲圖東下以悉達制其中流遣使招誘悉達終不從琳不得下乃連結於齊齊遣清河王高岳助之會裨將梅天養等懼罪乃引齊軍入城悉達勒麾下數千人濟江而歸武帝帝見之

喜曰來何遲也授北江州刺史彭澤縣侯悉達雖杖氣任俠不以富貴驕人雅好詞賦招禮賢才與之賞會文帝即位遷吳州刺史遭母憂哀毀過禮因遘疾卒謚孝侯子覽嗣弟廣達

廣達字徧覽少慷慨志立功名虛心愛士賓客自遠而至時江表將帥各領部曲動以千數而魯氏尤爲多仕梁爲平南當陽公府中兵參軍侯景之亂與兄悉達聚衆保新蔡梁元帝承制授晉州刺史王僧辯之討侯景廣達出境候接資奉軍儲僧辯謂沈炯曰魯晉州亦是王師東道主人仍率衆隨僧辯景平加負外散騎常侍陳武受禪授東

海太守後代兄悉達爲吳州刺史封中宿縣侯光大元年
遷南豫州刺史華皎稱兵上流詔司空淳于量進討軍至
夏口見皎舟師強盛莫敢進廣達首率驍勇直衝賊軍廣
達墮水沈溺久之因救獲免皎平授巴州刺史太建初與
儀同章昭達入峽口招定安蜀等諸州鎮時周圖江左大
造舟艦於蜀并運糧青泥廣達與錢道戢等將兵掩襲縱
火焚之仍還本鎮廣達爲政簡要推誠任下吏人便之及
秩滿皆詣闕表請於是詔申二年衆軍北伐略淮南舊地
廣達與齊軍會於大岷大破之斬其數城主張元範進克
北徐州仍授北徐州刺史十年授都督合州刺史十一年

周將梁士彥園壽春詔遣中領軍樊毅左衛將軍任忠等分部趣陽平秦郡廣達率衆入淮爲掎角以擊之周軍攻陷豫霍二州南北充晉等各自拔諸將並無功盡失淮南之地廣達因免官以侯還第十二年與南豫州刺史樊毅北討剋郭默城尋授平西將軍都督郢州以上七州諸軍事頗兵江夏周安州摠管元景征江外廣達命偏師擊走之至德二年爲侍中改封綏越郡公尋爲中領軍及賀若弼進軍鍾山廣達於白土岡置陣與弼旗鼓相對廣達躬擐甲胄手執桴鼓率勵敢死而進隋軍退走如是者數四及弼乘勝至宮城燒北掖門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會

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慟哭謂衆曰我身不能救國負罪深矣士卒皆涕泣歔歔於是就執禎明三年依例入隋廣達追愴本朝淪覆遘疾不療尋以憤慨卒尚書令江撝撫柩慟哭乃命筆題其棺頭爲詩曰黃泉雖抱恨白日自留名悲君感義死不作負恩生又製廣達墓銘述其忠槩初隋將韓擒之濟江廣達長子世真在新蔡乃與其弟世雄及所部奔擒擒遣使致書招廣達廣達時屯兵都下乃自劾廷尉請罪後主謂曰世真雖異路中大夫公國之重臣吾所恃賴豈得自同嫌疑之間乎加賜黃金即日還營廣達有隊主楊孝辯時從廣達在軍中力戰陷陣其子亦隨

孝辯揮刀殺隋兵十餘人，力窮父子俱死。

蕭摩訶字元胤，蘭陵人也。父諒，梁始興郡丞。摩訶隨父之郡，年數歲而父卒。其姊夫蔡路養時在南康，乃收養之。稍長，果毅有勇力。侯景之亂，陳武帝赴援建鄴，路養起兵拒武帝。摩訶時年十三，單騎出戰，軍中莫有當者。及路養敗，摩訶歸侯安都，常從征討。安都遇之甚厚，及任約徐嗣徽引齊兵爲寇，武帝遣安都北拒齊軍於鍾山龍尾及北郊壇安都。謂摩訶曰：「卿驍勇有名，千聞不如一見。」摩訶對曰：「今日令公見之。」及戰，安都墜馬被圍，摩訶獨騎大呼直衝齊軍。齊軍稍解，去安都乃免。以平留異、歐陽紇功，累遷巴

山太守太建五年衆軍北伐摩訶隨都督吳明徹濟江攻秦郡時齊遣大將尉破胡等率衆十萬來援其前隊有蒼頭犀角大力之號皆身長八尺膂力絕倫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妙於弓矢弦無虛發衆軍尤憚之及將戰明徹謂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有關張之名可斬顏良矣摩訶曰願得識其形狀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云胡絳衣樺皮裝弓兩端骨弭明徹遣人覘伺知胡在陣仍自酌酒飲摩訶摩訶飲訖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陣前十餘步彀弓未發摩訶遙擲銃覘正中其額應手而仆齊軍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於是齊師退走以功封廉平

縣伯尋進爲侯位太僕卿又隨明徹進圍宿豫擊走齊將
王康德以功除晉熙太守九年明徹進軍呂梁與齊大戰
摩訶率七騎先入手奪齊軍大旗齊衆大潰以功授譙州
刺史及周武帝滅齊遣其將宇文忻爭呂梁忻時有精騎
數千摩訶領十二騎深入周軍從橫奮擊斬馘甚衆及周
遣大將王軌來赴結長圍連鑠於呂梁下流斷大軍還路
摩訶謂明徹曰聞軌始鑠下流其兩頭築城今尚未立公
若見遣擊之彼必不敢相拒彼城若立則吾屬虜矣明徹
奮髯曰搴旗陷陣將軍事也長筭遠略老夫事也摩訶失
色而退一旬之中水路遂斷周兵益至摩訶又請曰今求

戰不得進退無路若潛軍突圍未足爲耻願公率步卒乘馬輿徐行摩訶驅馳前後必使公安達京邑明徹曰弟計乃良圖也然老夫受脤專征今被圍逼慙實無地且步軍旣多吾爲揔督必須身居其後相率兼行弟馬軍宜須在前摩訶因夜發選精騎八千率先衝突自後衆騎繼焉比旦達淮南宣帝徵還授右衛將軍及宣帝崩始興王叔陵於殿內手刃後主遂奔東府城摩訶入受敕乃率馬步數百趣東府城斬之以功授車騎大將軍封綏建郡公叔陵素所蓄聚金帛累巨萬後主悉以賜之改授侍中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舊制三公黃閣聽事置鷄尾後主特詔

摩訶開黃閣門施行馬聽事寢堂並置鴟尾仍以其女爲
皇太子妃會隋摠管賀若弼鎮廣陵後主委摩訶禦之授
南徐州刺史禎明三年元會徵摩訶還朝弼乘虛濟江襲
京口摩訶請率兵逆戰後主不許及弼進鍾山摩訶又曰
弼懸軍深入壘塹未堅出兵掩襲必剋又不許及將出戰
後主謂曰公可爲我一決摩訶曰從來行陣爲國爲身今
日之事兼爲妻子後主多出金帛賦諸軍以充賞賜令中
領軍魯廣達陳兵白土岡居衆軍南鎮東大將軍任忠次
之護軍將軍樊毅都官尚書孔範又次之摩訶軍最居北
衆軍南北亘二十里首尾進退不相知弼初謂未戰將輕

騎登山望見衆軍因馳下置陣後主通於摩訶之妻故摩訶雖領勁兵八千初無戰意唯魯廣達田端以其徒力戰賀若弼及所部行軍七摠管楊牙韓洪貞明黃昕張默言達奚隆張辯等甲士凡八千各各勒陣以待之弼躬當魯廣達麾下戰死者二百七十三人弼縱煙以自隱窘而復振陳兵得人頭皆走獻後主求賞金銀弼更趣孔範範兵暫交便敗走陳軍盡潰死者五千人諸門衛皆走黃昕馳燒北掖門而入貞明禽摩訶以送弼弼以刀臨頸詞色不撓乃釋而禮之及城平弼置後主於德教殿令兵衛守摩訶請弼曰今爲囚虜命在斯須願一見舊主死無所恨弼

哀而許之入見後主俯伏號泣仍於舊厨取食進之辭設
而出守衛者皆不能仰視隋文帝聞摩訶抗荅賀若弼曰
壯士也此亦人之所難入隋授開府儀同三司尋從漢王
諒詣并州同諒作逆伏誅年七十三摩訶訥於言恂恂長
者至於臨戎對寇志氣奮發所向無前年未弱冠隨侯安
都在京口性好獵無日不畋游及安都征伐摩訶功居多
子世廉有父風性至孝及摩訶凶終服闋後追慕彌切其
父時賓客脫有所言及世廉對之哀慟不自勝言者爲之
歔歔終身不執刀斧時人嘉焉摩訶有騎士陳智深者勇
力過人以平叔陵功爲巴陵內史摩訶之戮也其子先已

籍沒智深收摩訶屍首自殯歟哀感行路君子義之潁川
陳禹亦隨摩訶征討聰敏有識量涉獵經史解風角兵書
頗能屬文便騎射官至王府諮議

任忠字奉誠小名蠻奴汝陰人也少孤微不爲鄉黨所齒
及長譎詭多計略旅力過人尤善騎射州里少年皆附之
梁鄱陽王蕭範爲合州刺史聞其名引置左右侯景之亂
忠率鄉黨數百人隨晉熙太守梅伯龍討景將王貴顯於
壽春每戰却敵會土人胡通聚衆寇抄範命忠與主帥梅
思立并軍討平之仍隨範世子嗣率衆入援會京城陷旋
戍晉熙侯景平授蕩寇將軍王琳立蕭莊署忠爲巴陵太

守琳敗還朝授明毅將軍安湘太守仍隨侯瑱進討巴湘
累遷豫寧太守衡陽內史華皎之舉兵也忠預其謀及皎
平宣帝以忠先有密啓於朝廷釋而不問大建初隨章昭
達討歐陽紇於廣州以功授直閣將軍遷武毅將軍廬陵
內史秩滿入爲右軍將軍五年衆軍北伐忠將出西道擊
走齊歷陽王高景安於大岷遂北至東関仍克其東西二
城進軍蘄譙竝拔之徑襲合肥入其郭進克霍州以功授
負外散騎常侍封安復縣侯呂蒙之喪師也忠全軍而還
尋授忠都督壽陽新蔡霍州緣淮衆軍霍州刺史入爲左
衛將軍遷平南將軍南豫州刺史加都督率步騎趣歷陽

周遣王延貴率衆爲援忠大破之生禽延貴後主嗣位進
號鎮南將軍給鼓吹一部入爲領軍將軍加侍中改封梁
信郡公出爲吳興內史及隋兵濟江忠自吳興入赴屯軍
朱雀門後主召蕭摩訶以下於內殿定議忠曰兵法客貴
速戰主貴持重今國家足食足兵且固守臺城緣淮立柵
北軍雖來勿與交戰分兵斷江路無令彼信得通給臣精
兵一萬金翅三百艘下江徑掩六合彼大軍必言其度江
將士已被獲自然挫氣淮南士人與臣舊相知悉今聞臣
往必皆景從臣復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
而自去待春水長上江周羅暉等衆軍必沿流赴援此良

計矣後主不能從明日欬然曰腹煩殺人喚蕭郎作一打
忠叩頭苦請勿戰後主從孔範言乃戰於是據白土岡陣
及軍敗忠馳入臺見後主言敗狀曰官好住無所用力後
主與之金兩勝爲我南岸收募人猶可一戰忠曰陛下唯
當具舟楫就上流衆軍臣以死奉衛後主信之敕忠出部
分忠辭云臣處分訖即奉迎後主令宮人裝束以待忠久
望不至時隋將韓擒自新林進軍忠率數騎往石子岡降
之仍引擒軍共入南掖門臺城平入長安隋授開府儀同
三司卒年七十七隋文帝後以散騎常侍表元友能直言
於後主嘉之擢拜主爵侍郎謂羣臣曰平陳之而義悔不

殺任繼奴受人榮祿兼當重寄不能橫屍云無所用力與
弘演納肝何其遠也子幼武位儀同三司

樊毅字智烈南陽湖陽人也祖方興梁散騎常侍司州刺
史魚復縣侯父文熾梁散騎常侍東益州刺史新蔡縣侯
毅家本將門少習武善騎射侯景之亂率部曲隨叔父文
皎援臺城文皎於青溪戰歿毅赴江陵仍隸王僧辯討河
東王蕭譽以功除右中郎將代兄俊爲梁興太守領三州
游軍隨宜豐侯蕭循討陸納於湘州軍次巴陵營頓未立
納潛軍夜至薄營大譟軍中將士皆驚擾毅獨與左右數
十人當營門力戰斬十餘級擊鼓申令衆乃定焉以功封

夷道縣伯尋除天門太守進爵爲侯及西魏圍江陵毅率
郡兵赴援會魏剋江陵爲後梁所俘久之遁歸陳武帝受
禪毅與弟猛舉兵應王琳琳敗奔齊太尉侯瑱遣使招毅
毅率子弟部曲還朝太建初爲豐州刺史封高昌縣侯入
爲左衛將軍五年衆軍北伐毅攻廣陵楚子城拔之擊走
齊軍及呂梁喪師詔以毅爲大都督率衆度淮對清口築
城與周人相抗霖兩城壞毅全軍自拔尋遷中領軍十三
年周將梁士彥圍壽陽詔以毅爲都督北討前軍事十三
年爲荊州刺史後主即位改封道遙郡公入爲侍中護軍
將軍及隋軍濟江毅謂僕射袁憲曰京口采石俱是要所

各須銳卒數千金翅二百都下江中上下防捍如其不然
大事去矣諸將咸從其議會施文慶等寢隋兵消息穀計
不行臺城平隨例入關卒穀弟猛字智武幼倣儻有幹略
及長便弓馬膽氣過人青溪之戰猛自旦訖暮與侯景軍
短兵接戰殺傷甚衆臺城平隨兄穀西上梁南安侯方矩
爲湘州刺史以猛爲司馬會武陵王紀舉兵自漢江東下
方矩遣猛隨都督陸法和進軍拒之猛手禽紀父子三人
斬於船中盡收其舩艦器械以功封安山縣伯進軍撫定
梁益還遷司州刺史進爵爲侯陳永定元年周文育等敗
於沌口爲王琳所獲琳乘勝將事南中諸郡遣猛與李孝

欽等將兵攻豫章進逼周迪軍敗爲迪所執尋遁歸王琳琳敗還朝天嘉二年授永陽太守太建中以軍功封富川縣侯歷散騎常侍荊州刺史入爲左衛將軍後主即位爲南豫州刺史隋將韓擒之濟江猛在都下第六子巡攝行州事擒進軍攻陷之巡及家口竝見執時猛與左衛將軍蔣元遜領青龍八十艘爲水軍於白下游弈以禦隋六合兵後主知猛妻子在隋懼有異志欲使任忠代之令蕭摩訶徐喻毅毅不悅摩訶以聞後主重傷其意乃止禎明三年入隋

論曰梁氏云李運屬雲雷陳武帝杖旗掃難經綸伊始胡

穎徐度杜稜周鐵武程靈洗等或感會風雲畢力驅馳之
日或擢自降附乃贊興王之始咸得配享清廟豈徒然哉
沈恪行已之方不踐非義之迹子隆持身之節無失事人
之道仁矣乎錢道戢駱文牙孫瑒徐譜周敷荀朗周炅魯
悉達廣達蕭摩訶任忠樊毅等所以獲用當年其道雖異
至於功名自立亦各因時當金陵覆沒抑惟天數然任忠
與之義無乃致虧與夫蕭魯所行固不同日持此百心而
事二主欲求取信不亦難乎首領獲全亦爲幸也

列傳第五十七

南史六十七

列傳第五十八

南史六十八

李

延壽

趙知禮

蔡景歷

子微

宗元饒

韓子高

華皎

劉師知

謝岐

毛喜

沈君理

陸山才

趙知禮字齊旦天水隴西人也父孝穆梁候官令知禮涉獵文史善書翰陳武帝之討元景仲也或薦之引爲書記知禮爲文贍速每占授軍書下筆便就率皆稱旨由是恒侍左右深被委任當時計畫莫不預焉武帝征侯景至白

茅濟上表於梁元帝及與王僧辯論軍事其文並知禮所
制及景平授中書侍郎封始平縣子陳受命位散騎常侍
太府卿權知領軍事天嘉元年進爵爲伯王琳平授吳州
刺史知禮沈靜有謀謨每軍國大事文帝輒令爾書問之
再遷右將軍領前軍將軍卒贈侍中謚曰忠子元恭嗣

蔡景歷字茂世濟陽考城人也祖點梁尚書左戶侍郎父
大同輕車岳陽王記室參軍景歷少俊爽有孝行家貧好
學善尺牘工草隸爲海陽令政有能名在侯景中與南康
嗣王會理通謀匡復事泄被執賊黨王偉保護之獲免因
客游京口侯景平陳武帝鎮朱方素聞其名以書要之景

歷對使人荅書筆不停輟文無所改帝得書甚加欽賞即日授征北府中記室參軍仍領記室衡陽獻王昌爲吳興太守帝以鄉里父老尊卑有數恐昌年少接對乖禮乃遣景歷輔之承聖中還掌記室武帝將討王僧辯獨與侯安都等數人謀之景歷弗之知部分既畢召令草檄景歷援筆立成辭義感激事皆稱旨及受禪遷祕書監中書通事舍人掌詔詔永定二年坐妻弟受周寶安餉馬爲御史中丞沈炯所劾降爲中書侍郎舍人如故三年武帝崩時外有強寇文帝鎮南皖朝無重臣宣后呼景歷及江大權杜稜定議秘不發喪疾召文帝景歷躬共宦者及內人密營

斂服時既暑熱須營梓宮恐斧斧之聲聞外乃以蠟爲祕器文詔依舊宣行文帝即位復爲祕書監舍人如故以定策功封新豐縣子累遷散騎常侍文帝誅侯安都景歷勸成其事以功遷太子左衛率進爵爲侯常侍舍人如故坐妻兄劉裕依倚景歷權前後姦詭并受歐陽威餉絹百匹免官華皎反以景歷爲武勝將軍吳明徹軍司皎平明徹於軍中輒戮安成內史楊文通又受降人馬仗有不明明景歷又坐不能匡正被收久之獲宥宣帝即位累遷通直散騎常侍中書通事舍人掌詔誥仍復封邑太建五年都督吳明徹北侵所向克捷大破周梁士彥於呂梁方進圍

彭城時宣帝銳意河南以爲指麾可定景歷稱師老將驕
不宜過窮遠略帝惡其沮衆大怒猶以朝廷舊臣不加深
罪出爲豫章內史未行爲飛章所劾以在省之日賦污狼
籍帝令有司案問景歷但承其半於是御史中丞宗元饒
奏免景歷所居官徙居會稽及吳明徹敗帝追憶景歷前
言即日追還以爲征南鄱陽王諮議數日遷貞外散騎常
侍兼御史中丞復本爵封入守度支尚書舊式拜官在午
後景歷拜日適逢興駕幸玄武觀在位皆侍宴帝恐景歷
不預特令早拜其見重如此卒官贈太常卿謚曰敬十三
年改葬重贈中領軍禎明元年配享武帝廟庭二年車駕

親幸其宅重贈景歷侍中中撫軍將軍謚曰忠敬給鼓吹一部於墓所立碑景歷屬文不尚雕靡而長於叙事應機敏速爲當時所稱有文集三十卷子徵嗣江大權字伯謀濟陽考城人位少府封四會縣伯太建二年卒於通直散騎常侍

徵字希祥幼聰敏精識強記年六歲詣梁吏部尚書河南褚翔嗟其穎悟七歲丁母憂居喪如成人禮繼母劉氏性悍忌視之不以道徵供侍益謹初無怨色徵本名覽景歷以其有王祥之性更名字焉陳武帝爲南徐州召補迎主簿尋授太學博士太建中累遷太子中舍人兼東宮領直

龍封新豐侯至德中位太子中庶子中書舍人掌詔誥尋授左戶尚書與僕射江惣知撰五禮事後主器其才幹任寄日重遷吏部尚書每十日一往東宮於皇太子前論述古今得喪及當時政務又敕以廷尉寺獄事無大小取徵議決俄敕遣徵收募兵士自爲部曲徵善撫卹得物情旬月之間衆近一萬位望既重兼聲位熏灼物議咸忌憚之尋徙中書令中書清簡無事或云徵有怨言後主聞之大怒收奪人馬將誅之左右致諫獲免禎明二年隋軍濟江後主以徵有幹用令權知中領軍事徵日夜勤苦備盡心力後主嘉焉謂曰事寧有以相報及決戰於鍾山南岡敕

徵守宮城西北大營尋令督衆軍戰事陳亡隨例入長安
徵美容儀有口辯多所詳究至於士流官宦陳宗戚屬及
當朝制度憲章儀軌戶口風俗山川土地問無不對然性
頗便佞進取不能以退素自業初拜吏部尚書啓後主借
鼓吹後主謂所司曰鼓吹軍樂有功乃授蔡徵不自量揆
紊我朝章然其父景歷既有締構之功宜且如啓拜訖即
追還徵不脩廉隅皆此類也隋文帝聞其敏贍召見顧問
言輒會言然累年不調久之除太常丞歷尚書戶部儀曹
郎轉給事郎卒子翼位司徒屬入隋爲東宮學士

宗元饒南郡江陵人也少好學以孝聞仕梁爲征南府外

兵參軍及司徒王僧辯幕府初建元饒與沛國劉師知同
爲主簿陳武帝受禪稍遷廷尉卿尚書左丞宣帝初軍國
務廣事無巨細一以貫之臺省號爲稱職遷御史中丞知
五禮事時合州刺史陳襄賊汚狼籍遣使就渚斂魚又令
人於六郡乞米百姓甚苦之元饒劾奏免之吳興太守武
陵王伯禮豫章內史南康嗣王方泰等驕蹇放橫元饒案
奏皆見削黜元饒性公平善持法諳曉故事明練政體吏
有犯法政不便時及於名教不足者隨事紓正多所裨益
遷南康內史以秩米三千餘斛助人租課存問高年拯救
乏絕百姓甚賴焉以課最入朝詔加散騎常侍後爲吏部

尚書卒

韓子高會稽山陰人也家本微賤侯景之亂寓都下景平陳文帝出守吳興子高年十六爲摠角容貌美麗狀似婦人於淮渚附部伍寄載欲還鄉里文帝見而問曰能事我乎子高許諾子高本名蛩子帝改名之性恭謹恒執備身刀及傳酒炙帝性急子高恒會意稍長習騎射頗有膽決願爲將帥及平杜龕配以士卒文帝甚愛之未嘗離左右帝嘗夢騎馬登山路危欲墮子高推捧而升文帝之討張彪也沈泰等先降帝據有州城周文育鎮北郭香巖寺張彪自剡縣夜還襲城文帝自北門出倉卒聞軍人擾

亂唯子高在側文帝乃遣子高自亂兵中往見文育反命
酬荅於闇中又往慰勞衆軍文帝散兵稍集子高引入文
育營因共立柵明日敗彪彪奔松山浙東平文帝乃分麾
下多配子高子高亦輕財禮士歸之者甚衆文帝嗣位除
右軍將軍封文招縣子及王琳平子高所統益多將士依
附之其有所論進帝皆任使焉天嘉六年爲右衛將軍文
帝不豫入侍醫藥廢帝即位加散騎常侍宣帝入輔子高
兵權過重深不自安好參訪臺閣又求出爲衡廣諸鎮光
大元年八月前上虞縣令陸昉及子高軍主告其謀反宣
帝在尚書省因召文武在位議立皇太子子高預焉執送

南齊書卷五十一
虞子施
廷尉其夕與到仲舉同賜死父延慶及子弟並原有

華皎晉陵既陽人也母爲小吏皎梁代爲尚書比部令史
侯景之亂事景之黨王偉陳武帝南下文帝爲景所囚皎
遇文帝甚厚及景平文帝爲吳興太守以皎爲都錄事深
見委任及文帝平杜龕都配以甲兵御下分明善於撫接
解衣推食多少必均天嘉元年封懷仁縣伯王琳東下皎
隨侯瑱拒之琳平知江州事後隨都督吳明徹征周迪迪
平以功進爵爲侯仍授都督湘州刺史皎起自下吏善營
產業又征川洞多致銅鼓及生口並送都下廢帝即位改
封重安縣公韓子高誅後皎內不自安光大元年密啓求

廣州以觀時主意宣帝僞許之而詔書未出皎亦遣使引周兵又崇奉梁明帝士馬甚盛詔乃以吳明徹爲湘州刺史實欲以輕兵龍之慮皎先發乃前遣明徹率衆三萬乘金翅直趣郢州又遣撫軍大將軍淳于量率衆五萬乘大艦繼之時梁明帝遣水軍爲皎聲援周武帝遣衛公宇文直頓魯山又遣柱國長湖公元定攻圍郢州梁明帝授皎司空巴州刺史戴僧朔衡陽內史任蠻奴巴陵內史潘智虔岳陽太守章昭裕桂陽太守曹宣湘東太守錢明並隸於皎又長沙太守曹慶等本隸皎下因爲之用帝恐上流宰守並爲皎扇惑乃下詔曲赦湘巴二州其賊主帥節將

並許開恩出首皎以大艦載薪因風放火俄而風轉自焚
皎大敗乃與戴僧朔奔江陵元定等無復船度步趣巴陵
巴陵城已爲陳軍所據乃降送于建鄴皎遂終於江陵其
黨並誅唯任蠻奴章昭裕曹宣劉廣業獲免

劉師知沛國相人也家本素族祖奚之齊淮南太守以善
政聞父景彥梁司農卿師知本名師智以與敬帝諱同改
焉好學有當務才博涉書傳工文筆善儀體臺閣故事多
所詳悉紹泰初陳武帝入輔以師知爲中書舍人掌詔誥
時兵亂後朝儀多闕武帝爲丞相及加九錫并受禪其儀
注多師知所定梁敬帝在內殿師知常侍左右及將加害

師知詐帝令出帝覺遶牀走曰師知賣我陳霸先反我本
不須作天子何意見殺師知執帝衣行事者加刃焉既而
報陳武帝曰事已了武帝曰卿乃忠於我後莫復爾師知
不對武帝受命仍兼舍人性疎簡與物多忤雖位官不遷
而任遇甚重其所獻替皆有弘益及武帝崩六日成服時
朝臣共議大行皇帝靈衣侍人衣服吉凶之制博士沈
文阿議宜服吉師知議云既稱成服本備喪礼案梁昭明
太子薨成服俠侍之官悉著衰斬唯著鎧不異此即可擬
愚謂六日成服俠靈坐須服衰經中書舍人蔡景歷江德
藻謝岐等同師知議時以二議不同乃啓取左丞徐陵決

斷陵云案山陵鹵簿吉部伍中公卿以下導引者爰及武
賁鼓吹執蓋奉車並是吉服豈容俠御獨爲衰經若言公
卿胥吏並服衰經此與梓宮部伍有何差別若言文物並
吉司事者豈容衽經而奉華蓋衰衣而升玉路邪同博
士議謝岐議曰靈筵祔宗廟梓宮還山陵實如左丞議但
山陵鹵簿備有吉凶從靈輿者儀服無變從梓宮者皆服
草衰爰至士禮悉同此制此自是山陵之儀非闕成服今
謂梓宮靈輿共在西階稱爲成服亦無鹵簿直是爰自胥
吏上至王公四海之內必備衰經案梁昭明太子薨略是
成例豈容凡百士庶悉此日服重而侍中至於武衛最是

近官反鳴玉紆青與平吉不異左丞既推以山陵事愚意
或謂與成服有殊陵重蒼云老病屬纊不能多說古人爭
議多成怨府傳玄見尤於晉代王商取陷於漢朝謹自三
緘敬同高命若萬一不死猶得展言庶與羣賢更申揚榘
文阿猶執所見衆議不能決乃具錄二議奏聞上從師知
議遷鴻臚卿舍人如故天嘉元年坐事免尋起爲中書舍
人復掌詔誥天康元年文帝不豫師知與尚書僕射到仲
舉等入侍醫藥帝崩豫顧命宣帝入輔師知與仲舉等遣
舍人殷不佞矯詔令宣帝還府事覺於北獄賜死初文帝
敕師知撰起居注自永定二年秋至天嘉元年爲十卷

謝歧會稽山陰人也父達梁太學博士歧少機警好學仕
梁爲山陰令侯景亂流寓東陽景平依于張彪彪在吳郡
及會稽庶事委之彪每征討恒留歧監郡知後事彪敗陳
武帝引參機密爲兼尚書右丞時軍放屢興糧儲多闕歧
所在幹理深被知遇永定元年爲給事黃門侍郎中書舍
人兼右丞如故天嘉二年卒贈通直散騎常侍弟嶠篤孝
爲通儒

毛喜字伯武滎陽陽武人也祖稱梁散騎侍郎父栖忠中
權司馬喜少好學善章隸陳武帝素知之及鎮京口命喜
與宣帝往江陵仍敕宣帝諮稟之及梁元帝即位以宣帝

爲領直喜爲尚書功論侍郎及魏平江陵喜與宣帝俱遷
長安文帝即位喜自周還進和好之策陳朝乃遣周弘正
等通聘及宣帝反國又遣喜入周以家屬爲請周冢宰宇文
護執喜手曰能結二國之好者卿也仍迎柳皇后及後
主還天嘉三年至都宣帝時爲驃騎將軍仍以喜爲府諮
議參軍領中記室府朝文翰皆喜詞也文帝嘗謂宣帝曰
我諸子皆以伯爲名汝諸子宜用叔爲稱宣帝以訪喜喜
即條自古名賢杜叔英虞叔卿等二十餘人以啓之文帝
稱善文帝崩廢帝沖昧宣帝錄尚書輔政僕射到仲舉等
矯太后令遣宣帝還東府當時疑懼無敢厝言喜即馳入

謂宣帝曰今日之言必非太后之意宗社至重願加三思
竟如其策右衛將軍韓子高始與仲舉通謀其事未發喜
謂宣帝曰宜簡人馬配與子高并賜鐵炭使脩器甲宣帝
曰子高即欲收執何更如是喜曰山陵始畢邊寇尚多而
子高受委前朝名爲杖順宜推心安誘使不自疑圖之一
壯士之力耳宣帝卒行其計及帝即位除給事黃門侍郎
兼中書舍人典軍國機密宣帝議北侵敕喜撰軍制十三
條詔頒天下文多不載論定策功封東昌縣侯以太子右
衛率右將軍行江夏武陵桂陽三王府國事母憂去職詔
封喜母庾氏東昌國太夫人遣負外散騎常侍杜緬圖其

墓田上親與緬案圖指畫其見重如此歷位御史中丞五
兵尚書參掌選事及得淮南之地喜陳安邊之術宣帝納
之即日施行帝又欲進兵彭汴以問喜喜以爲淮左新平
邊人未輯周氏始吞齊國難與爭鋒未若安人保境斯久
長之術也上不從吳明徹卒俾于周喜後歷丹陽尹吏部
尚書及宣帝崩叔陵構逆敕中庶子陸瓊宣旨令南北諸
軍皆取喜處分賊平加侍中初宣帝委政於喜喜數有諫
爭事並見從自明徹敗後帝深悔不用其言謂袁憲曰一
不用喜計遂令至此由是益見親重喜乃言無回避時皇
太子好酒德每共親幸人爲長夜之宴喜嘗言之宣帝太

子遂銜之即位後稍見踈遠及被始興王傷創愈置酒引江揔以下展樂賦詩醉酣而命喜于時山陵初畢未及踰年喜見之不懌欲諫而後主已醉喜言心疾仆于階下移出省中後主醒乃謂江揔曰我悔召毛喜知其無病但欲阻我懽宴非我所爲耳乃與司馬申謀曰此人負氣吾欲將乞鄱陽兄弟聽其報讎可乎對曰終不爲官用願如聖旨傳綽爭之曰若許報讎欲置先皇何地後主曰當與一小郡勿令見人事耳至德元年授永嘉內史喜臺郡不受奉秩政弘清靜人吏安之遇豐州刺史章太寶舉兵反郡與豐州接而素無備喜乃脩城隍器械又遣兵援建安賊

平授南安內史。禎明元年，徵爲光祿大夫，領左驍騎將軍。道卒，有集十卷。子處沖嗣。

沈君理，字仲倫，吳興人也。祖僧叟，梁左戶尚書。父巡，元帝時位少府卿。魏平荊州，梁宣帝署金紫光祿大夫。君理美風儀，博涉有識，鑒陳武帝鎮南徐州，巡遣君理致謁，深見器重。命尚會稽長公主及帝受禪，拜駙馬都尉，封永安亭侯。爲吳郡太守時，兵革未寧，百姓荒弊，君理摠集士卒，脩飾器械，深以幹理見稱。文帝嗣位，累遷左戶尚書。天嘉六年，爲東陽太守。天康元年，以父憂去職，自請往荊州迎柩。朝議以在位重臣，難令出境，乃遣長兄君嚴往焉。及還，將

葬詔贈巡侍中領軍將軍謚曰敬子太建中歷位太子詹
事吏部尚書宣帝以君理女爲皇太子妃賜爵義縣侯
位侍中尚書右僕射卒贈翊左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
貞憲君理弟君高君高字季高少知名性剛直有吏
能位衛尉卿平越中郎將都督廣州刺史甚得人和卒謚
祁子君公自梁元帝敗後常在江陵禎明中與蕭瑒蕭
巖叛隋歸陳後主擢爲太子詹事君公博學有才辯善談
論後主深器之陳亡入隋文帝以其叛亡命斬于建康君
理弟叔邁亦方正有幹局位通直散騎常侍侍東宮

陸山才字孔章吳郡吳人也祖翁寶梁尚書永部郎父汎

中散大夫山才倜儻好尚文史范陽張繡繡弟綰並欽重之紹泰中都督周文育出鎮南豫州不知書疏以山才爲長史政事悉以委之文育南討剋蕭勃禽歐陽頠計畫多出山才後文育重鎮豫章金口山才復爲鎮南長史豫章太守文育爲熊曇朗所害曇朗囚山才等送于王琳未至而侯安都敗琳將常衆愛由是山才獲反累遷度支尚書坐侍宴與蔡景歷言語過差爲有司所奏免官尋授散騎常侍遷西陽武昌二郡太守卒謚曰簡子

論曰趙知禮蔡景歷屬陳武經綸之日居文房書記之任此乃宋齊之初傅亮王儉之職若乃校其才用理不同年

而卒能膺務濟時蓋其遇也希祥勞臣之子才名自致迹涉便佞貞介所羞元饒始終任遇無虧公道名位自卒其殆優乎子高權重爲戮亦其宜也華皎經綸云始既蹈元功殷憂之辰自同勁草雖致奔敗未足爲非師知送往多闕見忌新主謀人之義可無愼哉然晚遇誅夷非其過也毛喜逢時遇主好謀而成見廢昏朝不致公輔惜矣沈陸所以見重固亦雅望之所致焉

列傳第五十八

南史六十八

列傳第五十九

南史六十九

李

延壽

沈炯

虞荔弟寄

傳綽章華

顧野王蕭齊

姚察

沈炯字初明吳興武康人也祖瑀梁尋陽太守父續王座
記室參軍炯少有雋才爲當時所重仕梁爲尚書左戶侍
郎吳令侯景之難吳郡太守袁君正入援建鄴以炯監郡
臺城陷景將宋子仙據吳興使召炯方委以書記炯辭以
疾子仙怒命斬之炯解衣將就戮礙於路間桑樹乃更牽
往他所或救之僅而獲免子仙愛其才終逼之令掌書記

及子仙敗王僧辯素聞其名軍中購得之酬所獲者錢十萬自是羽檄軍書皆出於炯及簡文遇害四方岳牧上表勸進僧辯令炯制表當時莫有逮者陳武帝南下與僧辯會白茅濟登壇設盟炯爲其文及景東奔至吳郡獲炯妻虞氏及子行簡並殺之炯弟携其母逃免侯景平梁元帝愍其妻子嬰戮特封原鄉侯僧辯爲司徒以炯爲從事中郎梁元帝徵爲給事黃門侍郎領尚書左丞魏克荊州被虜甚見禮遇授儀同三司以母在東恒思歸國愁以文才被留閉門却掃無所交接時有文章隨即棄毀不令流布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爲表奏之陳己思鄉之意曰臣聞

橋山雖掩鼎湖之靈可祠有魯遂荒大庭之跡無泯伏惟
陛下降德猗蘭纂靈蠶具谷漢道旣登神仙可望射之果於
海浦禮曰觀而稱功橫中流於汾河指栢梁而高宴何其
甚樂豈不然歟旣而運屬上僊道窮晏駕甲帳珠簾一朝
零落茂陵玉盃遂出人間陵雲故基與原田而牕牕別風
餘跡帶陵阜而芒芒羈旅縲臣豈不落淚昔承明見厭嚴
助東歸駟馬可乘長卿西反恭聞故實竊有愚心黍稷非
馨敢望傲福俱雀臺之弔空愴魏君雖立之祠未光夏后
瞻仰煙霞伏增悽戀奏訖其夜夢有宮禁之所兵衛甚嚴
炯便以情事陳訴聞有人言甚不惜放卿還幾時可至少

日便與王克等並獲策歸歷司農卿御史中丞陳武帝受
禪加通直散騎常侍表求歸養詔不許文帝嗣位又表求
去詔荅曰當敕所由相迎尊累使卿公私無廢也初武帝
嘗稱烟宜居王佐軍國大政多預謀謨文帝又重其才欲
寵貴之會王琳入寇大雷留異擁據東境帝欲使烟因是
立功乃解中丞加明威將軍遣還鄉里收徒衆以疾卒于
兵中贈侍中謚恭子有集二十卷行於世

虞荔字拔會稽餘姚人也祖權梁廷尉卿永嘉太守父
檢平北始興王諮議參軍荔幼聰敏有志操年九歲隨從
伯蘭候太常陸倕倕問五經十事荔對無遺失倕甚異之

又嘗詣徵士何胤時太守衡陽王亦造之胤言於王王欲
見荔荔辭曰未有板刺無容拜謁王以荔有高尚之志雅
相欽重還郡即辟爲主簿荔又辭以年小不就及長美風
儀博覽墳籍善屬文仕梁爲西中郎法曹外兵參軍兼丹
楊詔獄正梁武帝於城西置士林館荔乃制碑奏上帝命
勒之于館仍用荔爲士林學士尋爲司文郎遷通直散騎
侍郎兼中書舍人時左右之任多參權軸內外機務互有
帶掌唯荔與顧協泊然靜退居于西省但以文史見知尋
領大著作及侯景之亂荔率親屬入臺除鎮西諮議參軍
如故臺城陷逃歸鄉里侯景平元帝徵爲中書侍郎貞陽

侯儋位授揚州別駕並不就張彪之據會稽荔時在焉及文帝平彪武帝及文帝並書招之迫切不得已乃應命至都而武帝崩文帝嗣位除太子中庶子仍侍太子讀尋領大著作初荔母隨荔入臺卒於臺內尋而城陷情禮不申由是終身蔬食布衣不聽音樂雖任遇隆重而居止儉素淡然無營文帝深器之常引左右朝夕顧訪荔性沈密少言論凡所獻替莫有見其際者第二弟寄寓于閩中依陳寶應荔每言之輒流涕文帝哀而謂曰我亦有弟在遠此情甚切他人豈知乃敕寶應求寄寶應終不遣荔因以感疾帝欲數往臨視令將家口入省荔以禁中非私居之所

乞停城外帝不許乃令住蘭臺乘輿再三臨問手敕中使相望於道又以蔬食積久非羸疾所堪乃敕曰卿年事已多氣力稍減方欲杖委良須克壯今給卿魚肉不得固從所執蒞終不從卒贈侍中謚曰德子及喪柩還鄉里上親出臨送當時榮之子世基世南並少知名

寄字次安少聰敏年數歲客有造其父遇寄於門嘲曰郎子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曰文字不辨豈得非愚客大慙入謂其父此子非常人文舉之對不是過也及長好學善屬文性沖靜有栖遁志弱冠舉秀才對策高第起家梁宣城王國左常侍大同中嘗驟兩殿前往往有雜色寶珠梁

武觀之甚有喜色寄因上瑞兩頌帝謂寄兄荔曰此頌典
裁清拔卿之士龍也將如何擢用寄聞之歎曰美盛德之
形容以申擊壤之情耳吾豈買名求仕者乎乃閉門稱疾
唯以書籍自娛岳陽王謦爲會稽太守寄爲中記室領郡
五官掾在職簡略煩苛務存大體曹局之內終日寂然侯
景之亂寄隨兄荔入臺及城陷遁還鄉里張彪往臨川强
寄俱行寄與彪將鄭瑋同舟而載瑋嘗忤彪意乃劫寄奔
晉安時陳寶應據有閩中得寄甚喜陳武帝平侯景寄勸
令自結寶應從之乃遣使歸誠承聖元年除中書侍郎寶
應愛其才託以道阻不遣每欲引寄爲僚屬委以文翰寄

固辭獲免及寶應結昏留異潛有逆謀寄微知其意言說之際每陳逆順之理微以諷諫寶應輒引說他事以拒之又嘗令左右讀漢書卧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寶應蹶然起曰可謂智士寄正色曰覆酈驕韓未足稱智豈若班彪王命識所歸乎寄知寶應不可諫慮禍及已乃爲居士服以拒絕之常居東山寺僞稱脚疾不復起寶應以爲假託遣人燒寄所卧屋寄安卧不動親近將扶寄出寄曰吾命有所懸避欲安往所縱火者旋自救之寶應自此方信之及留異稱兵寶應資其部曲寄乃因書極諫曰東山居士虞寄致書於明將軍使君節下寄

流離艱故飄寓貴鄉將軍待以上賓之禮申以國士之眷
意氣所感何日忘之而寄沈痼彌留惕陰將盡常恐卒填
溝壑消塵莫報是以敢布腹心冒陳丹款願將軍留須臾
之慮少思察之則冥目之日所懷畢矣夫安危之兆禍福
之機匪獨天時亦由人事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以明智
之士據重位而不傾執大節而不失豈惑於浮辭哉將軍
文武兼資英威動俗往因多難杖劍興師援旗誓衆抗威
千里豈不以四郊多壘共謀王室匡時報主寧國庇人乎
此所以五尺童子皆願荷戟而隨將軍者也及高祖武皇
帝肇基草昧初濟艱難于時天下沸騰人無定主豺狼當

道鯨鯢橫擊海內業業未知所從將軍運動微之鑒從折
衝之辯策名委質自託宗盟此將軍妙筭遠圖發於衷誠
者也及主上繼業欽明睿聖選賢與能羣臣輯睦結將軍
以維城之重崇將軍以裂土之封豈非宏謨廟略推赤心
於物者也屢申明詔款篤殷勤君臣之分定矣骨肉之恩
深矣不意將軍惑於邪說翻然異計寄所以疾首痛心泣
盡繼之以血萬全之策竊為將軍惜之寄雖疾侵毫及言
無足采千慮一得請陳愚筭願將軍少戢雷霆賒其畧刻
使得盡狂瞽之說披肝膽之誠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
自天厭梁德多難荐臻寰宇分崩英雄互起不可勝紀人

人自以爲得之然夷凶翦亂拯溺扶危四海樂推三靈眷
命揖讓而居南面者陳氏也豈非歷數有在惟天所授當
壁應運其事甚明一也主上承基明德遠被天網再張地
維重紐夫以王琳之強侯瑱之力進足以搖蕩中原爭衡
天下退足以屈強江外雄張偏隅然或命一旅之師或資
一士之說琳即瓦解冰泮投身異域瑱則斲角稽顙委命
闕庭斯又天假之威而除其患其事甚明二也今將軍以
藩戚之重擁東南之衆盡忠奉上勦力勤王豈不勲高實
勲寵過吳芮析珪判野南面稱孤其事甚明三也且聖朝
棄瑕忘過寬厚得人改過自新咸加叙擢至如余孝墳潘

純陀李孝欽歐陽頤等悉委以心腹任以爪牙曾中豁然
曾無纖芥況將軍豐非張繡罪異畢謀當何慮於危亡何失
於富貴此又其事甚明四也方今周齊鄰睦境外無虞并
兵一向匪朝伊夕非有劉項競逐之機楚趙連從之事可
得雍容高拱坐論西伯其事甚明五也且留將軍狼狽一
隅亟經摧衄聲實虧喪膽氣衰沮高瓌向文政留瑜黃子
玉此數人者將軍所知首鼠兩端唯利是視其餘將帥亦
可見矣孰能被堅執銳長驅深入擊馬埋輪奮不顧命以
先士卒者乎此又其事甚明六也且將軍之強孰如侯景
將軍之衆孰如王琳武皇滅侯景於前今上摧王琳於後

此乃天時非復人力且兵革已後人皆厭亂其孰能棄墳墓捐妻子出萬死不顧之計從將軍於白刃之間乎此又其事甚明七也歷觀前古鑒之往事子陽季孟傾覆相尋餘善右渠危亡繼及天命可畏山川難恃況將軍欲以數郡之地當天下之兵以諸侯之資拒天子之命強弱逆順可得侔乎此又其事甚明八也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愛其親豈能及物留將軍身縻國爵子尚王姬猶且棄天屬而弗顧背明君而孤立危急之日豈能同憂共患不背將軍者乎至於師老力屈懼誅利賞必有韓智晉陽之謀張陳井陘之事此又其事甚明九也且北軍萬里遠鬪鋒

不可當將軍自戰其地人多顧後梁安背向爲心宵旰匹夫之力衆寡不敵將帥不侔師以無名而出事以無機而動以此稱兵未知其利以漢朝吳楚晉室潁頤連城數十長戟百萬拔本塞源自圖家國其有成功者乎又其事甚明十也爲將軍計者莫若不遠而復絕親留氏秦郎快郎隨遣入質釋甲偃兵一遵詔旨且朝廷許以鐵券之要申以白馬之盟朕不食言誓之宗社寄聞明者覽未形智者不再計此成敗之効將軍勿疑吉凶之幾間不容髮方今蕃維尚少皇子幼冲凡預宗枝皆蒙寵樹況以將軍之地將軍之才將軍之名將軍之勢而能克修蕃服北面稱臣

寧與劉澤同年而語其功業哉豈不身與山河等安名與金石相獎願加三思慮之無忽寄氣力絲微餘陰無幾感恩懷德不覺狂言鈇鉞之誅甘之如薺寶應覽書大怒或謂寶應曰虞公病篤言多錯謬寶應乃小釋亦以寄人望且容之及寶應敗走夜至蒲田顧謂其子扞秦曰早從虞公計不至今日扞秦但泣而已寶應旣禽凡諸賓客微有交涉者皆誅唯寄以先識免禍初沙門慧標涉獵有才思及寶應起兵作五言詩以送之曰送馬猶臨水離旗稍引風好看今夜月當照紫微宮寶應得之甚悅慧標以示寄寄一覽便止正色無言慧標退寄謂所親曰標公旣以此

始必以此終後竟坐是誅文帝尋敕都督章昭達發遣寄
還朝及至謂曰管寧無恙甚慰勞懷頃之帝謂到仲舉曰
衡陽王旣出閣須得一人旦夕游處兼掌書記宜求宿士
有行業者仲舉未知所對帝曰吾自得之乃手敕用寄寄
入謝帝曰所以暫屈卿游蕃非止以文翰相煩乃令以師
表相事也後除東中郎建安王諮議加戎昭將軍寄乃辭
以疾不堪旦夕陪列王於是令長停公事其有疑議就以
決之但朔旦牋修而已太建八年加太中大夫後卒寄少
篤行造次必於仁厚雖僮僕未嘗加以聲色至臨危執節
則辭氣凜然白刃不憚也自流寓南土與兄蒨隔絕因感

西華集卷三
一唐現
氣病每得蒞書氣輒奔劇危殆者數矣前後所居官未嘗
至秩滿裁暮月便自求解退常曰知足不辱吾知足矣及
謝病私庭每諸王爲州將下車必造門致禮命釋鞭板以
几杖侍坐嘗出游近寺閭里傳相告語老幼羅列望拜道
左或言誓爲約者但指寄便不欺其至行所感如此所制
文筆遭亂並多散失

傅綽字宜事北地靈州人也父彝梁臨沂令綽幼聰敏七
歲誦古詩賦至十餘萬言長好學能屬文太清末丁母憂
在兵亂中居喪盡禮哀毀骨立士友以此稱之後依湘州
刺史史蕭循循頗好士廣集墳籍綽肆志尋閱因博通羣書主

琳聞其名引爲府記室琳敗隨琳將孫瑒還都時陳文帝使顏晃賜瑒雜物瑒託綽啓謝詞理周洽文無加點晃還言之文帝召爲撰史學士再遷驃騎安成王中記室撰史如故綽篤信佛教從興皇寺慧朗法師受三論盡通其學尋以本官兼通直散騎侍郎使齊還累遷太子庶子後主卽位遷祕書監右衛將軍兼中書通事舍人掌詔誥綽爲文典麗性又敏速雖軍國大事下筆輒成未嘗起草沈思者亦無以加甚爲後主所重然性木強不持檢操負才使氣陵侮人物朝士多銜之會施文慶沈客卿以佞見幸專制衡軸而綽益踈文慶等因共譖之後主收綽下獄綽素

剛因憤恚於獄中上書曰夫人君者恭事上帝子愛黔黎
省嗜慾遠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
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大神專媚淫昏之鬼
小人在側宦豎弄權惡忠直若仇讎視百姓如草芥後宮
曳綺繡旣馬餘菽粟兆庶流離轉石蔽野貨賄公行帑藏
損耗神怒人怨衆叛親離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書奏後
主大怒頃之稍解使謂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不繹對曰
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則臣心可改後主於是益怒令宦者
李善度窮其事賜死獄中有集十卷繹雖強直有才而毒
惡傲慢爲當世所疾及死有惡蛇屈尾來上靈牀當前受

祭酹去而復來者百餘日時時有彈指聲時有吳興章華
字仲宗家本農夫至華獨好學與士君子游處頗通經史
善屬文侯景之亂游嶺南居羅浮山寺專精習業歐陽頔
爲廣州刺史署爲南海太守頔子紇敗乃還都後主時除
太市令非其所好乃辭以疾禎明初上書極諫其大略曰
陛下即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
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妃嬪而臨軒老臣
宿將棄之草莽諂佞讒邪升之朝廷今壇場日蹙隋軍壓
境陛下如不改絃易張臣見麋鹿復游於姑蘇矣書奏後
主大怒即日斬之

顧野王字希馮吳郡吳人也祖子喬梁東中武陵王府參
軍事父烜信威臨賀王記室兼本郡五官掾以儒術知名
野王幼好學七歲讀五經略知大旨九歲能屬文嘗制日
賦領軍朱异見而奇之十二隨父之建安撰建安地記二
篇長而徧觀經史精記嘿識天文地理著龜占候蟲篆奇
字無所不通爲臨賀王府記室宣城王爲揚州刺史野王
及琅邪王褒並爲賓客王甚愛其才野王又善丹青王於
東府起齋令野王畫古賢命王褒書贊時人稱爲二絕及
侯景之亂野王丁父憂歸本郡乃召募鄉黨隨義軍援都
野王體素清羸裁長六尺又居喪過毀殆不勝哀及杖戈

被甲陳君臣之義逆順之理抗辭作色見者莫不壯之城
陷逃會稽陳天嘉中敕補撰史學士太建中爲太子率更
令尋領大著作掌國史知梁史事後爲黃門侍郎光祿卿
知五禮事卒贈秘書監右衛將軍野王少以篤學至性知
名在物無過辭失色觀其容貌似不能言其厲精力行皆
人所莫及所撰玉篇三十卷輿地志三十卷符瑞圖十卷
顧氏譜傳十卷分野樞要一卷續洞冥記一卷玄象表一
卷並行於時又撰通史要略一百卷國史紀傳二百卷未
就而卒有文集二十卷時有蕭濟字孝康東海蘭陵人也
好學博通經史仕梁爲太子舍人預平侯景功封松陽縣

南齊書卷五十九
侯陳文帝爲會稽太守以濟爲宣毅府長史及即位授侍中太建中歷位五兵度支祠部三尚書卒

姚察字伯審吳興武康人吳太常卿信之九世孫也父僧坦梁太醫正及元帝在荊州爲晉安王諮議參軍後入周位遇甚重察幼有至性六歲誦書萬餘言不好戲弄勵精學業十二能屬文僧坦精醫術知名梁代二宮所得供賜皆回給察兄弟爲游學之資察並用聚蓄圖書由是聞見日博年十三梁簡文帝時在東宮盛修文義即引於宣猷堂聽講論難爲儒者所稱及簡文嗣位尤加禮接起家南海王國左常侍兼司文侍郎後兼尚書駕部郎遇梁室喪

亂隨二親還鄉里在亂離間篤學不廢元帝於荊州即位授察原鄉令後爲佐著作撰史陳永定中吏部尚書徐陵領大著作復引爲史佐太建初補宣明殿學士尋爲通直散騎常侍報聘于周江左著舊先在關右者咸相傾慕沛國劉臻竊於公館訪漢書疑事十餘條並爲剖析皆有經據臻謂所親曰名下定無虛士著西聘道里記使還補東官學士遷尚書祠部侍郎舊魏王肅奏祀天地設官懸之樂八佾之儻爾後因循不革至梁武帝以爲事人禮經事神禮簡古無官懸之文陳初承用莫有損益宣帝欲設備樂付有司立議以梁武爲非時碩學名儒朝端在位咸希

旨注同察乃博引經籍獨違羣議據梁樂爲是當時驚駭
莫不慙服僕射徐陵因改同察議其不順時隨俗皆此類
也後歷仁威淮南王平南建安王三府諮議參軍內憂
去職俄起爲戎昭將軍知撰梁史後主立兼東宮通事舍
人知撰史至德元年除中書侍郎轉太子僕餘並如故初
梁室淪沒察父僧坦入長安察蔬食布衣不聽音樂至是
凶問因聘使到江南時察母章氏喪制適除後主以察羸
瘠慮加毀頓乃密遣中書舍人司馬申就宅發哀仍敕申
專加譬抑尋以忠毅將軍起兼東宮通事舍人察頻讓不
許俄敕知著作郎事服闋除給事黃門侍郎領著作察旣

累居憂戚齋素日久因加氣疾後主嘗別召見爲之動容
命停長齋令從晚食又詔授祕書監領著作奏撰中書表
集歷度支吏部二尚書察自居顯要一不交通嘗有私門
生不敢厚餉送南布一端花練一匹察謂曰吾所衣著止
是麻布蒲練此物於吾無用旣欲相款接幸不煩爾此人
遜請察厲色驅出自是莫敢饋遺陳亡入隋詔授祕書丞
別敕成梁陳二史又敕於朱華閣長參文帝知察疏菲別
日獨召入內殿賜果菜指謂朝臣曰聞姚察學行當今無
比我平陳唯得此一人開皇十三年襲封北絳郡公察在
陳時聘周因得與父僧坦相見將別之際絕而復蘇至是

承襲愈更悲感見者莫不爲之歔歔丁後母杜氏喪解職
在服制之中有白鳩巢于户上仁壽二年詔除負外散騎
常侍晉王侍讀煬帝即位授太子內舍人及改易衣冠刪
定朝式預參對問大業二年終于東都遺命薄葬以松板
薄棺纔可容身土周於棺而已葬日止鹿車即送厝舊塋
北不須立靈置一小牀每日設清水六齋日設齋食菜果
任家有無不須別經營也初察欲讀一藏經並已究竟將
終曾無痛惱但西向坐正念云一切空寂其後身體柔軟
顏色如恒兩宮悼惜贈賵甚厚察至孝有人倫鑒識冲虛
謙遜不以所長矜人專志著書白首不倦所著漢書訓纂

三十卷說林十卷西聘王璽建康三鍾等記各一卷文集
二十卷所撰梁陳史雖未畢功隋開皇中文帝遣中書舍
人虞世基索本且進臨亡戒子思廉撰續思廉在陳爲衡
陽王府法曹參軍會稽王主簿

論曰沈炯才思之美足以繼踵前良然仕於梁朝年已知
命主非不文而位裁邑宰及於運逢交喪驅馳戎馬所在
稱美用捨信有時焉虞荔弟兄才行兼著嶠嶮喪亂保茲
貞一並取貴時主豈虛得乎傳緯聰警特達才氣自負行
之平日其猶殆諸處以危邦死其宜矣顧姚栖託藝文蹈
履清直文質彬彬各踐通賢之域美矣乎

列傳第五十九

南史六十九